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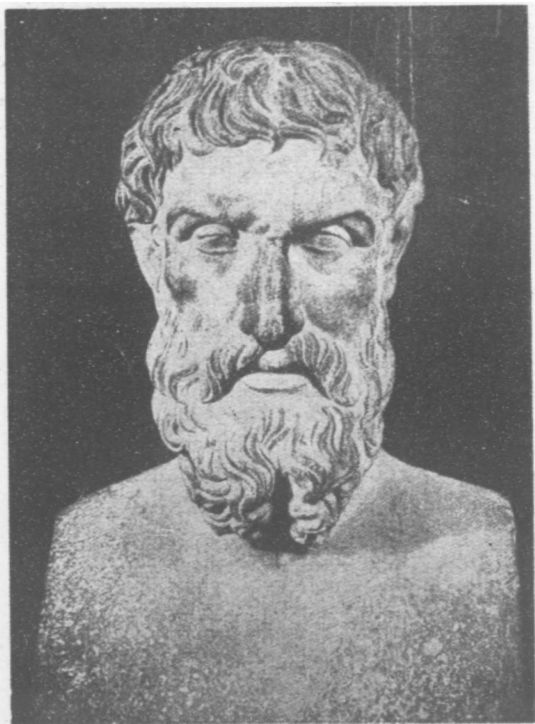
書叢小科百

學哲生樂底鳩比厄

著 德 米 斯
譯 哲 君 鄭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Epikur

公元前 341—270 年

目次

序	一
引言	一
厄比鳩及厄比鳩派	四
厄比鳩底哲學	二二
厄比鳩底認識論	二七
厄比鳩底自然論	三八
神	六八
厄比鳩底道德論	七七
厄比鳩嘉言選錄	九六

序

人生誠然是苦惱，多愁；奮鬥是它的內容，嚴肅是它的面貌。然而在每一個天真的小孩的臉上，我們常常找到一種聖潔的歡愉的光輝，彷彿是從另一世界帶來的快樂。我們同時又可以在每一個偉大的聖哲的額角嘴邊發現一紋微妙的恬靜的笑容，解脫的超越的愉快，令人見了心襟開朗，迴視一切煩惱如浮光掠影，如脫去蔽衣。

可見人生底最深處確有它一種深沉的歡樂底可能性，人生有着歡樂的義務與權利。這種真實的純淨的歡樂能使人得到精神的和諧，人格的活潑而超尙，處世的從容，對人態度的光明而寬容。歡樂主義的哲學雖不一定是人生大道的極則，終也是起於人類追求真實幸福的動機，而古代聖哲如孔子釋迦也未嘗不以純淨高尙的極樂境界爲人生的理想與聖者的氣象。

希臘是西洋哲學的故鄉；人生哲學，研求人生意義與真正幸福的哲學，也發達極高。而厄比鳩

(亦譯伊璧鳩魯)却闡發了荷馬詩歌及希臘雕刻裏所啓示的希臘人對光明與歡愉的熱戀和咀嚼。厄比鳩的樂園象徵了希臘文化與人生的特殊精神，即現世生活的肯定與美化——求聖潔的快樂於實生活中，同時也就是實生活底神聖化。這條現世主義與享樂主義的人生道路是同東方聖人的較悲觀較嚴肅的人生觀不同，然而却未嘗不仍是一種「神」的追求與生活的聖化，我們只要看厄比鳩自己人格的可愛與高貴可以知道。欲在人心「心靈的愉悅」中求深沉，求聖潔；求人生的意義與解脫，不可不讀厄比鳩。

所以研究厄比鳩未嘗不是研究到希臘心靈的中心的一方面！雖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它們更偉大，它們是超越了希臘而為世界的人類的了。

中國介紹希臘哲學專家或專派的書至今還寥若晨星。但是我對它是何等需要它們不祇是供給我們豐富的人生智慧與世界觀念，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東西思想不同的途徑。然而我們讀了這本講厄比鳩的書，我們又覺得他的哲學和我們的先哲思想何等的接近！「知足常樂」也是中國先哲常常告人的人生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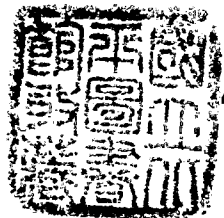
這本書的原文敘述得簡潔扼要而無遺漏。可喜的是鄭先生的譯文又非常明白流暢，夏天讀着真是一種愉悅。我很榮幸地替它寫這篇短短的序。

宗白華 一九三五年七月於南京

厄比鳩底樂生哲學

引言

自從公元前第五世紀之末以後，希臘底政治命運就變成沒有希望的了。希臘底文化在公元前第七世紀及第六世紀以驚人的速度達到很高度的發展，至今尙能使人們對於這個小民族驚嘆不置。政治，經濟，藝術和哲學都表現出這種高度的發展。但自從公元前第五世紀末以後，希臘底政治命運就停滯不進而反趨於解體和殒落了。使希臘發展至這樣高度的兩個因素。反成了希臘崩潰的因素；這便是國土的褊狹性（其表現爲城邦政治）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希臘繁盛時期能使一切個人力量都活躍起來以爲提高公共生活之用，此後便一步步蜕化爲暴民政治；羣衆假借全民平等爲面具以實行專制，或者寧可說是那些善於以言論及行爲利用羣衆之人實行



此專制。至於國土褊狹性，則國家思想集中於城市以後，希臘人到了某個時期便不能超出狹隘地域底眼界以外去。這個時期終於到來了，當希臘進入世界政治階段時候，即波斯戰爭當時及這次戰爭以後。人們太習慣並太連繫於城邦底狹隘界限了，因此無力應付世界政治。這兩種情況使希臘各邦底政治陷於動搖和迷亂之中，以致那些受過較好較高的教養的分子完全脫離了政治生活，而讓職業的政客和鑽營差使的人橫行於世。杜奇底德 (Thucydides) 一派的貝理克列 (Pericles) 已經斥責那些「脫離國家生活的『隱遁的公民』」了。①

這種政治狀況，在消極方面，已經反映於柏拉圖期望哲學家統治國家的那種國家理想裏面；亞里士多德也還期望國家本身來救治這個弊病。但到了公元前第四世紀之末，大家已經普遍認識了：希臘人是不可救藥的了。

這種認識便是趨向破落的希臘所產生的兩大哲學學派之背景：斯多亞派和厄比鳩派。兩派都主張個人向自己退隱，都提出個人主義的人生理想。兩派根本上都祇是要指引人到幸福的人生去，又都一致認定所謂幸福須脫離外物之支配而完全就個人自己的範圍。人們再不像以前那

樣在國家生活中尋求人生理想了，而是到個人底獨立和自由中去尋求人生理想——個人是自已決定自己的生活目的的。

斯多亞派如何建立，如何說明及如何圖謀實現他們的人生理想，我們可以從厄比克德特（Epiktet）塞尼卡（Seneca）和麥克奧勒爾（Mak Aurel）諸人著作看出來。本書則敘述厄比鳩底學說。

- (1) 參見普爾曼（Pohlmann）希臘史概要。一九〇九年第四版，第九章：希臘國家之解體；及格斯特（Kaerst）希臘時代史第二卷第五篇第一章：城邦文化之內心轉變。（原註）

厄比鳩及厄比鳩派

厄比鳩 (Epidikur) 生於公元前三四二——一年冬季，在薩摩斯 (Samos) 島上。他的父親是雅典人納奧克利斯 (Neokles)，十年前奉命移殖於此島上。納奧克利斯據稱，還當蒙學教師，教授僑民子女讀書和寫字；他的兒子自然是幫助他的。但這種職業進款無多，因此厄比鳩底母親卡列斯特拉特 (Charestrate) 不得不協助家政收入以維持必需的生活。據說，她時常到當地居民家裏去，誦念神祕的咒語，驅逐惡鬼病魔等，藉此獲得一點報酬；她的兒子也常常跟她到這些人家去的。

父母家計雖然貧寒，但兒子所受的教育也并不壞。現有證明，他在少年時代曾聽柏拉圖派潘非列斯 (Pamphilos) 和德謨克里特派諾西方納斯 (Nausiphanes) 二人講學。後來他自己說：他所以成就他那種學問，是不靠教師而是由自己努力的。這話似乎對於上述這二個哲學教師

講學表示不甚滿意，并證實了常有的一種經驗，即說不靠教師也是能够成爲一個能幹人物的。但這話也許是一種誇耀，厄比鳩似乎難免有這種誇耀心理。可是這總是一定的，即柏拉圖派底講學對他並沒有發生甚麼效果，如果人們不將他的哲學對於柏拉圖哲學之澈頭澈尾的反抗當作受柏拉圖哲學影響。他方面也是一定的，即德謨克里特哲學很適合於他的性情，後來他簡直就借用德謨克里特哲學做自己哲學底基礎。關於此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到。

據他自己說，他十四歲時候已經開始研究哲學了。他讀赫西奧德（Hesiod）底神統記，其中有一段說：

『告訴我啊，諸神如何出生，大地如何生成？』

滔滔的江河，無涯的洋海和天際的明星，

還有那無限的天空住着賞善罰惡的神靈！

這些都是何處產生的，當初又是甚麼情景？

告訴我啊，我的詩神！』

詩神便回答道：

『當初是漆黑一團，一切都從那兒產生。』

讀到這裏，這幼年哲學家便問教師說：既然一切都從漆黑一團產生出來，那麼這個漆黑一團又是從那裏產生的呢？這話，教師便沒法回答他使他滿意。從此時起，少年厄比鳩便專憑自己去研究哲學了，當作一個『獨學者』去研究，像遵守家法的哲學家所常常譏誚的；這就是說：他思想那合於自己性情的東西，而不去思想那別人用好聽而空洞的話向他講述的東西。

到了十八歲時他便回到他的故鄉雅典來，爲的在那裏補足他應服的丁役。照例每個希臘人都要在體育館受過二年軍事訓練，卒業之後便被宣布爲壯丁而列入公民簿籍，接着便在亞格拉（Agelamos）○神廟中拿盾和矛武裝起來并宣誓負擔保衛祖國的責任。

雅典此時已經失去政治上優越地位了，但仍保持着文化上優越地位。少年厄比鳩在這文化中心居留二年中是不會不受雅典影響的，因爲我們看出，一方面『那時充滿柏拉圖底阿卡德彌（Academy學院）的神學空氣』激起他以後完全成爲思辨宗教底死敵和『感覺哲學』底徒黨，

他方面雅典城底政治紛擾和衰腐，又致使他厭惡一切實際政治活動，這種厭惡心理後來在他的學說和他的生活中都強烈地表現出來。

柏拉圖 阿卡德彌中的神學空氣，那時是芝諾克拉特 (Xenocrates) 倡導出來的。他是阿卡德彌底第三個大師，柏拉圖和斯彪西卜 (Speusippus) 之後就是他了。老柏拉圖底神祕宗教傾向到了他手上更加顯露出來；他的哲學底要點便是一種神祕的數學，一切都同『三』這個數目有關係；一種神祕的神學，說有一個男神，一個女神及無數善鬼和惡鬼，一種神祕的禁慾的道德學，主要要在謀使精神能脫離感覺的束縛。厄比鳩是否聽過他講學，我們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肯定或否定；但他自己的哲學對於芝諾克拉特神學傾向的哲學之否定的關係，却似乎可以說明：他在雅典居留期間同芝諾克拉特沒有甚麼關係。

厄比鳩服完二年丁役之後，亞歷山大大帝便死了。雅典人利用這個機會舉行叛亂，反抗馬其頓對於希臘的統治并開始『拉謨戰爭』。這戰爭起初對於雅典是很有利的，但結果雅典完全失敗了。雅典底政治命運於是落入於馬其頓攝政王柏爾底卡斯 (Perdikas) 手裏，他把雅典當時尚

保持未失的殖民地（薩摩斯也在其中）也奪取去了，并驅逐雅典僑民離開其自己經營的產業。厄比鳩底父親就在這些僑民裏面；他亡命到哥羅風（Kolophon）去，他的兒子也跟着他。厄比鳩往後十年間生活情況，我們全不知道；他也許利用這個時間準備自己將來去充當哲學教師。因為我們在公元前三一〇—一九年間又發現他，那時三十二歲，在列斯波（Lesbos）島上米地鄰（Mytilene）城裏充當哲學教師，後來又在赫勒斯奔（Hellepont）底亞細亞海岸南沙哥（Tan-
paktos）地方充當哲學教師，這個地方是『伊奧尼（Ionie）自然科學底久已馳名的中心點。』厄比鳩在這個地方教了好幾年并獲得他的幾個最忠實和最重要的弟子：默特羅陀（Metrodor）波里安（Polyan）伊獨門內斯（Idomenus）和列翁士斯（Leonteus），後來那裏又成立一個忠實的團體，同這位大師發生通信的及親身的關係，因為厄比鳩後來還好幾次親身去探訪這南沙哥地方。

史華茨（Eduard Schwartz）底見解①很對，他認為厄比鳩具有宗教教主底本能而非平凡的哲學家所能及的，即說厄比鳩感覺到：如果不敢去同柏拉圖和德奧弗拉斯特（Theophrast）

③在雅典創立的強有力組織，即阿卡德彌學派和派里巴德學派互角勝負，那麼他的學說就沒有發展而成爲長期間威權之希望了。

因此他就於公元前二〇六年到雅典來并在那裏創立自己的學派；恰好在那個時候崔農（Zenon）也從居伯爾（Cyrena）到雅典來創立斯多亞學派。這個學派之得名，是由於崔農在某個柱廊中講學，希臘文「柱廊」就叫做 Stoa；至於厄比鳩學派，則當時有花園學派之稱，他的弟子們也被稱爲花園派人，因爲他在雅典獲得一個花園并時常同弟子們在這花園中講學。這位大師底人格於四十餘年間成爲這花園學派底精神中心；一個理想的友誼團體在他週圍團結起來；對於像神明一樣的大師的敬仰心，哲學原理的平等，透澈各種生活關係的友誼——這些就用一種宗教力量把厄比鳩底團體非常親密地維繫着。

厄比鳩底花園團體，也有女人在內，譬如德彌斯大（Themista），她是列翁士斯底妻；厄比鳩底友誼團體內也容納倡伎，譬如那個同厄比鳩底弟子兼朋友默特羅陀同居的敏慧的列容底昂（Leontion）——這事凡知悉當時習俗的人都不會以爲奇怪的。當時倡伎不僅是以美麗著名的

女子，且還是以學識著名的女子；她們住在自己家裏，吸引男子們到自己身邊來，這是當時貴家夫人和小姐們所不能比擬的；這些貴家婦女所受的教育很有限，根據當時通行的禮節又被排斥於男子社交以外。阿斯巴西亞（Aspasia——貝理克列底戀人），萊伊斯（Leis）弗里納（Phryne）泰綺斯（Thais——亞歷山大底戀人），就是典型的倡伎之代表人，列容底昂也有資格同她們并列的。希臘人稱倡伎爲 Hetaire，即「女友」之意。因爲容納這類倡伎而把厄比鳩主義當作儂薄的表現，這祇能是歷史智識幼稚和倫理觀念淺薄的人底見解。

厄比鳩學派爲要維持存在，需要艱苦的掙扎，這是與基金豐富的阿卡德彌學派和派里巴德學派不同的。厄比鳩學派永遠是個貧窮團體，絕沒有方法做到現在還有好多人所附會的那種奢侈淫佚意義下的『厄比鳩式生活』。（見史華茨著作）據傳說所稱，花園學派非常儉樸而簡單地生活着；他們有麵包和水或者一小杯酒，便滿足了，便快樂了；厄比鳩底一封信中有幾句話說：『請你送我一點乳酪吧，讓我能够津津有味地吃一餐，當我有吃飯的興趣時候。』古代哲學史家底奧根納（Dioigenes Laertius）便感歎道：『這便是拿快樂當爲一切努力底最終目的的一個人』

啊！
④

厄比鳩好像未曾要求聽講的人繳納一定的東修，像其他哲學家那樣；他自己及整個學派所需要的費用是依靠幾個比他人更富有的朋友捐助來維持的。在現還保存的一封信中，厄比鳩要求這個（不知名的）受信人，到他死後仍舊把向來經常捐助給他的維持費，再繼續四五年，以維持默特羅陀和列容底昂所生子女底生活。在另一封信中，厄比鳩對二個朋友說：他從每一個人祇願接受一二〇個 *Drachme*（約等於九十個馬克）。有一次，當雅典被圍困時候，厄比鳩把自己省積下來的口糧分送給弟子們，因為按照他的格言，在憂患和災難時期，聖哲能與是勝於能取的；聖哲能知足便是一份很大的財產。

厄比鳩便這樣在他的花園中活動了三十六年之久，教誨人，幫助人，安慰人。公元前二七〇年他得到一種苦痛病症，但堅定地寧靜地忍受着；死期已近了，他寫信給他的朋友伊獨門內斯說：『我把一生日子幸福地渡過了，現在已經到了終點，我把底下幾句話寫給你：我肉體上的痛苦太厲害了，比這種痛苦再加重的痛苦是不會有了，但我精神上的愉快是蓋過這種痛苦之上的，因為我

想起了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思想。』

厄比鳩底人格在他的弟子們心目中無論如何高超，但他生時已經有些誹謗者和鄙視者千方百計去圖謀中傷他了；這是凡脫離庸衆而走上自己道路的人所不能避免的，人們罵他淫蕩，發縱慾，奢侈，諂諛，無知，誇誕。底奧根納提到這些謾罵說：凡說這種話的人，都是發瘋了的。因爲有好多可貴的證人證明厄比鳩無論對任何人都是和善的，他的祖國又鑄了銅像來紀念他，他的朋友數量很多，整個城市也容納不下。接着底奧根納又說：他孝順父母，親愛兄弟，待遇婢僕甚爲溫慈，對於一般人類也十分和善；他的簡單的生活，他的對於神靈的崇敬，以及他的愛護祖國的感情，幾乎不可以言語形容出來；他祇因太過於謙虛了，對於國家生活才沒有積極地參加；那時希臘雖然陷於多災多難的境地，他仍然忠心祖國，不願離開希臘到他國去享受比較優裕的生活。

這些讚語，在我們看來，似乎有點誇張。對於鄙視他及他的活動而在批評上又一點不留餘地的那些所謂學問界，厄比鳩爲甚麼不可以說一句諷刺的話呢？爲甚麼他不可以用傲慢的話憤懣地把他的哲學對於那些淺薄無聊的哲學學派之優越處闡明出來呢？爲甚麼他不可以一二次去

參加奢侈的宴會，去享用那羅列山珍海錯的筵席，而像他所表現的那樣寧願守禮而忍餓呢？爲甚麼他不喜歡美麗的女子，趣味的談話以及如此等類的事情呢？他本是比其他人更能瞭解，更能講授和更能實行那在美中生活着的藝術啊！

祇根據他的學派能長久維持這一件事實，便可充分明白說明他的人格如何偉大不凡了。差不多一切其他學派都停止存在之後，他的學派仍能維持着，而且還有無數的支流從他的門徒中間派演出去。他的人格對於這個學派影響非常之深，以至於好幾個世紀長久都還保持不變。『無論那一種教會都未曾像這個哲學團體那樣忠實於其原始的學說，這個團體沒有規定驅逐出會的律條，也沒有設立裁判異端的法庭，却能避免一切分裂，而且當古代文化還在繼續時候，還能不斷地吸引那自願信從其學說的新門徒到自己隊伍中來。』（見史華茨底著作）據我們所知道，花園學派發展史中祇發生一次背師的事實——默特羅陀底兄弟底謨克拉特（Timokrates）——和一次改從他學派的事實——斯特拉東尼斯底默特羅陀（Metodor von Stratonomie），他脫離厄比鳩學派去聽卡尼亞亞德（Karneades）^⑤講學。這個團體底創始人如何受其弟子們

所崇敬，我們還可以從下面事實看出來，即已經在他生時，他的學派中人不僅在他生日那一天，而且在每月二十日，都要爲他舉行慶祝。『他所播種的愛，他很豐富地收穫回來了；他的弟子們簡直把他崇拜得像天神，這種英雄崇拜，厄比鳩學派的人是莊重而虔敬地來舉行的，像他人對於神明的崇拜一樣。』厄比鳩死去四百年以後，有一個熱心的厄比鳩派還在里奇恩（Lyden）底翁諾安（Oenoanda）城中，把厄比鳩一段殘信，選錄的格言及其他哲學言論，用大字刻在一個柱廊底牆壁上，以爲本城居民及來城遊歷的異鄉人之教訓。

厄比鳩是個非常多產的著作家，他的全部著作足足有三百卷；惟有斯多亞派克利西卜（Chrysipp）在文字生產上能超過他，但克利西卜著作中連篇疊牘引用別人的話，人們必須費很多力量才能從無數引語當中判別他自己的意見出來，至於厄比鳩底著作，則一句徵引別人的話都沒有。這一點是喜歡別人來徵引自己著作的所謂學問界，所最怨恨的；同時厄比鳩文筆底明白易曉，也自然被那些朦朧派著作家認爲膚淺，這些著作家其實是自己不能達出明白的思想。朗格（T. A. Lange）在他的唯物論史中說：『如果我們把底下三點結合在一起，即首先，厄比鳩是

個獨學者，他不附麗於任何流行學派，其次，他厭惡當時的辨證術而愛用大家能懂的語言，最後，他從不徵引別人的話，並對於其他思想家一般地不去理會，——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瞭那些職業的哲學家所以這樣仇憤他的主要原因了。他所以被人稱為膚淺，其理由正像現在還流行的一種傾向，要在難懂的并依照一定公式構成的辭句中去尋找一個哲學體系底深刻性的理由一樣。」

厄比鳩底許多著作，幾乎可說完全沒有遺留下來。愛好希臘文化的人總要惋惜這個事實，即東方主義摧殘了希臘文化，使之成爲一堆垃圾，把許多無價的文獻永久地埋葬在這垃圾堆底下，同時又把許多廢料當作神聖的寶庫保存直至現在，祇因爲這些廢料被這佔得統治地位的東方主義認爲神聖的，或者至少與東方主義底觀點相接近的。

現在還保存着的厄比鳩著作，除開他的一篇遺囑及給他的朋友伊獨門內斯的一封信以外，祇有三封論學的大信：一封給赫羅斗特（Herodotus）的，其中含有厄比鳩底自然論大意，一封給皮托克列（Pythokles）的，討論氣象學問題，一封給孟諾厄克（Menokous）的，則含有道德論內容。底奧根納所傳述下來的 Kyriai doxai 可以代表他的道德論大意，這是值得背誦的基本

原則。斯多亞派塞尼卡徵引了厄比鳩底好多話句，他與柱廊派其他哲學家不同，是極看重這位花園派哲學大師的。⑥

厄比鳩底影響還超出希臘國境以外，蒲魯達克（Pitarch）⑦曾經說起小亞細亞和埃及也有厄比鳩底朋友；底奧根納已經告訴我們了，說一個城市都容納不下他的朋友；西塞祿（Cicero）也說起有一大羣朋友聚集在厄比鳩底屋子。可是我們聽見他和他的弟子們訴苦說：他們在希臘幾乎是不受人注意的。也許學者們方面不甚看得起他們，但厄比鳩底對這一點是不能抱怨的，因為學問上尊敬本是雙方面的，而他自己就毫不掩飾地表白其輕視純粹學問的意見。此外，厄比鳩底哲學，尤其其他的實踐哲學，並非大眾的或多數人的哲學，而祇是少數人的哲學。

塞尼卡在其給魯西留（Lucilius）的信中會說：你看現在厄比鳩底不僅受智識分子，而且受那羣無知之徒尊崇了，——可是，在雅典，當他活着時候，他是無人認識的。在一封信中他慶幸地回憶他同默特羅陀的友誼，最後宣告說：馳名的希臘國不認識他和默特羅陀，幾乎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這事對他們所共有的許多好處是沒有甚麼損害的。默特羅陀也在一封信中說：他和厄比鳩

並未會成名，但——他驕傲地加上一句說——以後他和厄比鳩都會得到人所共知的偉大聲名。
厄比鳩總之並未會獲得廣大的聽衆，這事也是可以從塞尼卡替我們保存下來的另一封信中看得出來；在這封信裏，厄比鳩寫給他的同志說：『這話我不是寫給多數人的，而祇寫給你；我們二人相互間就是足夠的聽衆了。』塞尼卡又傳述厄比鳩底另一句話說：我不願意取悅於大衆，因為我所瞭解的，不會使大衆喜悅，而大衆所喜悅的，我也不瞭解。

厄比鳩主義像一般希臘哲學一樣，於公元前第二世紀之初，即厄比鳩死後還不到一百年，便傳到羅馬來了。羅馬底保守主義竭力抵抗那有摒斥舊時敬虔精神危險的外來勢力；在卜斯杜謬（Postumius）執政政府時代，有兩個厄比鳩派阿卡伊奧（Alkaios）和菲里斯哥（Phisikos）『因其對青年的惡影響』被逐出羅馬；蒲魯達克也說：某幾個城市還頒布嚴厲的命令取締厄比鳩主義。但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底發展又在羅馬造成了與二百年前希臘相似的那種時代精神。那時由時代精神產了生在花園學派和柱廊學派，現在當這兩學派到羅馬尋找新地盤時候，同樣的時代精神又來歡迎這兩學派了。

第一個介紹厄比鳩學說到拉丁文來向羅馬人宣傳的人（約在公元前一五〇年）是阿馬非奴斯（C. Amafinus），據說這個學說不久就在羅馬獲得無數徒衆，他們是被這個哲學底內容及其明白易懂性所吸引來的。

到了西塞祿時代（公元前一〇六—四三年），羅馬厄比鳩派底數量已經是很可觀了。西塞祿自己在其哲學著作裏頭也好多次，有時很詳細地，討論厄比鳩底哲學，雖然是膚淺的討論。他在公元前七九年還同他的朋友阿提苦斯（Atticus）一起到雅典去聽那時著名的厄比鳩派法德魯斯（Phaedrus）和崔士（Zeus）二人講學。有名的卡修士（C. Cassius），即同斯多亞派布魯士斯（Brutus）共同領導陰謀反對凱撒的，就是一個厄比鳩派。

但是對厄比鳩主義，不僅當時的而且一切後世的厄比鳩主義，影響最大的，還是魯克列斯（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九七—五五年）。他的學理詩自然歌，⊙可以說是忠實地依據厄比鳩底自然論著成的，因此他的著作是認識厄比鳩學說的非常可貴的源泉。我們要敘述厄比鳩學說時既然需要時常徵引魯克列斯底話，那麼我們就應當說點關於他的人及他的著作。費勒

樂(Guiglielmo Ferrero)在其羅馬之偉大及滅亡一部名著中(第一卷第三二八頁)關於他的這位偉大的同國人有很熱烈的描寫,我們最好就引用他的話:

在滂培,凱撒和革老蘇競爭羅馬主權的內戰所造成的所謂『滂培亂事』底風暴中,『來了
一個平風靜浪的短時期,此時政客和軍閥都暫時相安無事;在這時期做出一件大事業的,却不是
佩劍的武人而是秉筆的文士。他是西塞祿底一個朋友,他居住在羅馬城隱僻的角隅,從事於拉丁
文學中一部最偉大最勇敢的著作。這個人就是魯克列斯,他似乎是一個小地主,住在羅馬城中他
的一個小屋子裏,依靠某處田產收入為生活。他染了一種可怕的病症,醫生稱之為週期的瘋狂症,
時而激烈地興奮,時而深祕地憂鬱;因此這位天才的病人就放棄了政治活動而專心研究學問。他
在他的書籍中間過生活,同幾個高位的人物維持友誼關係,不好名也不貪財,終日觀照厄比鳩所
描畫的那個『無限』便心滿意足了。在這『無限』中,一切充滿了無量數的原子,一切發射出星
宿底光輝,一切包含着種種世界,呼吸着偉大的生命力,至於羅馬城羅馬國則不過是這個『無限
』底廣漠無邊動蕩不已的海洋內一片小礁石而已。

「但魯克列斯並不是一個閒逸人，把充滿了熱烈情緒的世界置之腦後，而以自私的精神上的享樂來排遣病中心靈；恰好相反，他具有火紅的創造精神，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工作者，在他的書齋裏抱有無窮野心，正像魯古魯斯（Lucullus）在軍營裏兵刃衝擊聲中所抱的野心一樣。他著作一篇關於自然界的有力的詩歌，鼓勵他的同志們把他們一向所崇奉的欺人的神靈從神座上推翻下來；他一個人當作征服者挺身而出，但並非手拿刀劍去佔據新的國土，而是舉行偉大的鬥爭以圖成爲自然界之精神上的支配者。」

「那時，拉了農民底語言還是俚鄙的，貧乏的，笨拙的，拉了詩底藝術也是粗野而幼稚。魯克列斯則使之變成柔和和靈便；在他的熱情火焰中和思想鐵砧上熔煨之，錘鍊之，然後拉了文字纔成爲明白而便於使用的。他用這種文字寫成的，並非發揮一種抽象理論的乾燥無味的有韻之文，而是一種詩意濃厚與致勃發的宇宙哲學。他表現出最高超的精神和最熱烈的感情，把人類靈魂視同宇宙生命永久對流底啓示。他觀看無限的自然界，有時在黑暗的陰影裏，有時在輝煌的光明中，有時是憂鬱的，有時又是快樂的，正如他的病中感情週期變換的情況。他以驚人的活躍力描寫字

宙人生可愛的和可怕的一種種現象，描寫雨後草原呈獻給我們的春天的微笑，羊羣在牧場上活潑的遊戲，郊野和森林中狂風底怒號，洪水底泛濫，海底寂靜和汹涌，未脫獸性的人爲滿足其肉體上需要和向文明進展時的努力，戰爭底恐怖和瘟疫，死前可怕的痛苦，由存在底可滅的形式所構成的生命的永恆和統一。其中的厄比鳩底理論，便把上述各幕情景，在這偉大的，莊嚴的，幾乎宗教的詩篇中，結合成爲最活躍的統一性。這個詩篇在拉丁文學裏頭縱然不可說是最完美的，至少也算是最宏大的著作。』

現在我們就來考察厄比鳩學說本身了。

(一) 據亞提卡 (Attika) 地方傳說，亞格拉摩斯是亞提卡一個國王勒克洛卜 (Leikrop) 底女兒，在某次救護祖國戰爭中從城上跌死了，她的聖林就在亞克洛保里山 (Akropolis) 北麓。(原註)

(二) 見史華茨底古代名人傳第二部分厄比鳩，一九一〇年萊普齊出版。(原註)

(三) 德奧弗拉斯特是亞里斯多德底高足弟子，德亞里斯多德在雅典講學，他所領導的學派就稱派里巴德派 (派里巴德，希臘文陰道之意，因爲亞里斯多德常在陰道上一面走着，一面同弟子講學，因此也有人意譯爲散步。

厄比鳩及厄比鳩派

學派或逍遙學派。(譯註)

(四) 見 *Diogenis Laertii de vitis, dogmatibus et apophthegmatis clarorum libri decem* 一八二八年萊普齊出版。(原註)

(五) 公元前第二世紀時人，所謂『第三阿卡德彌』學派底創立者，主張懷疑論學說。(譯註)

(六) 這些材料由烏塞納 (Usener) 搜輯起來，刊在一本書 *Epouera* 裏面，一八八七年萊普齊出版。(原註)

(七) 蒲魯達克公元第一世紀時人，有名的古代英雄傳一書之著者，這裏所說的當係遺書裏面提起的話。(譯註)

(八) 見馬爾達 (Martia) 底魯克列斯詩篇，第七版，一九〇九年巴黎出版；又馮克提割爾 (Karl Ludwig von Knebel) 底德譯本自然詩，萊普齊出版。(原註)

厄比鳩底哲學

厄比鳩，同當時一般哲學一樣，並不把知識當爲哲學教育底目的，而祇當爲手段而已。『他要求他的弟子們，去瞭解那支配有形物質世界的原則，去知道一切真理是從甚麼源泉認識出來，去能夠正確地規定並估計那決定人類要求和意志的辭語；但他的學說中這一部分，其用意祇是爲的使那接受這部分學說大意的人能夠保持靈魂上安靜不致受外內攪擾而已。』（見史華茨底著作）厄比鳩同斯多亞派 崔農一樣，以人底幸福當作哲學目的。哲學的思惟並不放棄那以一種理論概括地內心地統轄全世界之企圖，但如今再不自己提出一個世界理論出來了，而祇是從過去哲學裏採取——雖然不是不加考驗地依樣葫蘆地採取——業已爲前人發揮的現成的世界理論作爲地基而在其上建立真正哲學學說，即關於人、生、藝、術的學說。祇在能夠指引正確的實踐行爲或排除當路的障礙之限度下，知識才有價值，否則沒有價值而成爲贅疣。在西塞祿底著作中

有一個厄比鳩派發問道：厄比鳩難道應當把他的光陰耗費在誦讀詩篇上面麼？——在那些詩篇中沒有一點有用東西，而祇有小孩子幻想而已？或者難道他應當像柏拉圖一樣拿音樂、幾何學、數字和星宿等研究來銷磨他的日子麼？——那些研究是從錯誤的前提出發的，因此要達到錯誤的結論，即使不錯誤也不能使人生更改善一點？難道他應當致力於這些沒有效果的藝術，因而輕忽了那種偉大的艱苦的但能結得繁盛果實的人生藝術麼？

默特羅陀底話也表示這種見解，他說：你雖然沒有讀過荷馬底一行詩，雖然不知道赫克多（Hektor）究竟是特羅伊人還是希臘人，那也不必抱愧的。這種見解當作一種反動，反對純粹理智的純粹學理的純粹文獻的或美學的教育，在當時是很恰當的，正像在現在一樣。

在厄比鳩看來，斯多亞派和派里巴得派所喜歡的那種辨證術研究，定義，分類，機敏的論證等，是沒有價值的；當作養成雄辯才能的修辭學也是沒有價值的，正像人們所學習的那麼好聽的演說辭一樣沒有價值；厄比鳩祇向演說家要求一點（像要求著作家一樣），即明白易懂；富於辯才的演說家並非就是良好的政治家，富於辭藻的著作家並非就是深刻的思想家。哲學最應當做的

事情就是簡單地把握住事物，而把所有這些學術上贅疣攔到旁邊去；這些贅疣一點不會幫助我們去認識自然界並從妄想束縛之下將人類精神解放出來。

惟有蠢人才喜歡並欣賞他們自以為從詰屈聱牙的辭句裏面發現出來的東西；凡是在耳朵邊好聽而帶着響亮辭語的東西，他們都認為是真理。——但大家都知道，人類何等愛聽寓言和童話（魯克列斯說）當人們聽過現代好多預言家高調而堂皇的言論又看見受這些言論所陶醉的聽衆如何對那空洞而華麗的演說大鳴其采時候，一定常常會想起了厄比鳩派底這些話。無論何人，凡認識了那根據事實、邏輯所構成的簡單明瞭的理論以後，自然會帶着惋惜和嫌惡離開上述那種騙人把戲了。

厄比鳩把最大的重心放在自然科學上面；惟有自然科學能給我們以必要的觀點，沒有這種觀點，一切字句和說辭都祇是空洞無內容的東西；亦惟有自然科學能從迷信以及一般宗教底毒害和死底恐怖底下將人類解放出來，惟有當人們認識了：自然界需求甚麼，甚麼物事是合於自然的，然後人們道德上能夠改善；惟有認識了慾望底本性，然後能夠克服慾望，使之限制於自然需要

範圍之內。

因此厄比鳩絕不是鄙賤一般科學的人，雖然他鄙賤那沒有研究價值的學問，那純粹的文字遊戲，那關於無充分經驗根據的事物的理論上爭辯；我們近代的人也就是這樣。我們也同厄比鳩一樣認識到：我們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底重心是放置在自然科學上面，文化科學也祇有立足在自然科學上面並同自然科學携手並進才是可能的。——文化科學底實踐目的必須就是人生藝術。人類在肉體方面和精神道德方面之更高的發展，在完全的國家內向着完全的人之有計劃的邁進，人類達到自由的自主之進步——惟有在理性統治之下才是可能的。但理性乃是對於自然事實和文化事實底過程和規律之最深刻的洞察，根據事實認識應用科學方法所能達到的洞察。這種洞察所涉及的範圍愈廣，所進入的程度愈深，則愈加成爲能決定事實方向的因素；而這種洞察底主動者，即人類，依靠並僅僅依靠這種洞察——自然祇在集體的合力的團結之下——就變成爲「無限」當中的指示方向者了。

厄比鳩底認識論

厄比鳩在他的哲學中仍保持着傳統的分類法，即分爲論理學、物理學①和倫理學三個部門；論理學是爲物理學之用，物理學又是爲倫理學之用。在他的哲學中，論理學在理法論（*Kanonik*）名稱之下被放在物理學前面當作物理學底導論；這是純粹的認識論，完全限制在認識底理法和真理底準繩上面。

真理、底、準、繩，在理論方面是知覺，在實踐方面是快樂或痛苦底感情；厄比鳩底認識論是純粹感覺論的認識論，他的整個哲學，在我們將要解釋的那種意義之下，也可說是『感覺哲學』。一切認識，歸根結柢，都是從感官而來的。 *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fuerit in sensu*（在理智裏面的，沒有一樣不是先經過感官而來的。）像後來洛克所提出的認識論的感覺論底根本原則一樣。感官感覺是直接可靠的事物，是無需要其他證據來證明的。如果說需要其他證據，那麼

這些其他證據究竟從那裏得來的呢？從理性得來麼？但理性本身還須依賴感官，還是一種派生物，比感官更不可靠。我們如果不信任感官，那麼我們簡直就得不到真理的準繩，簡直要失掉固定信念。底一切可能性，因之也失掉一切行為底可能性了：我們東也懷疑，西也懷疑，就不敢去思想一種確定的思想，也不能做出任何事情了。

因為，不僅是理性，甚至生命底支撐，

都要崩塌了，你若對那感官不敢信任。

我們並沒有根據可以對感官供給的證據表示不信任，即所謂錯覺也不能成爲這種不信任底理由，因為我們不能把錯覺歸究於知覺，祇能歸究於我們的判斷。

對那感官你當依靠，

牠們沒有錯誤向你報告，

當着你那理智清醒時候。

哥德曾經這樣說。魯克列斯也表示過類此的意見：我們看見許多不可思議的現象，似乎要滅

弱我們對感官的信賴心，可是不會的，這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乃是我們自己理智底錯誤，使我們看見那感官沒有指示給我們的東西。固然，要從眼前事物祛除這種錯誤，是最困難不過的。

厄比鳩是認識純粹主觀真理和客觀真理之差別的；客觀真理是建立在心理映像同某一客體間之某種調和上面。——厄比鳩之認識這種差別，我們可以從他底下這個意見看出來，即他認為夢中現象和狂人妄想在其本身也是真實的，由於某種實在事物激發出來的；所謂錯誤，祇因為超出（主觀的）真理以外才發生出來。

我們的感官所報告的，祇是由於某一客體這樣或那樣刺激了感官，由於某一客體放出這種或那種影像觸動了我們的心靈；不能因此便推論說：客體本身就同其對我們所表現的一模一樣，說：他人也一定會獲得與我們完全相同的印象；——其實，同一事物能夠放出種種不同影像，這些影像達到我們眼耳以前能夠發生種種不同變化，接受這些影像的感官本身也能夠因病傷而改變其作用（患黃疸病的人，看見一切都現灰白色和黃色，因為眼中的灰白色液汁預先把影像染上一重顏色了！）如果我們把影像同實物，主觀印象同客體自身，混合為一，那麼我們當然是錯誤

了；但這種錯覺並不能歸罪於我們的感官，而祇能歸罪於我們那個過於迅速造成的臆見。①

厄比鳩把知覺在認識論上的地位看得那麼高，其哲學意義，叔本華說得最中肯，他說：『當我們施行純粹直觀時候，一切都是明瞭的，固定的和確實的。此時沒有問題，沒有疑惑，也沒有錯誤；人們不貪圖別的甚麼，不能做別的甚麼，人們保有直觀中的安靜，對於當前的滿足。直觀是自足的；因此凡從直觀發生又忠實於直觀的事物，像真率的藝術作品那樣，無論何時都不會錯誤的，都不會受反駁的；因為這不是任何臆見所給與的，而是實物自身所給與的，但一說到抽象的認識。一說到理性，那麼跟着在理論方面就有了疑惑和錯誤，在實踐方面就有了憂慮和懊悔。如果在直觀的表象中假像偶然把實物弄歪曲了，那麼這種錯誤就可以在抽象的表象中支配幾千年下去，就可以把鐵的枷軛套住整個的民族，就可以窒塞了人類最高貴的情緒，而且還可以經過其奴隸即受其欺騙的人去欺騙其所不能直接欺騙的人。這種錯誤，便是古今最特出的聖哲所拚命攻打的仇敵；惟有從這個仇敵奪佔來的東西，才成爲人類所有的財產。』（叔本華——作爲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一篇，第八節。）

由於同類知覺之多次反覆，於是在我們身中發生那一般的固結於記憶中的迴憶影像，即概念。此種一般表象，譬如『人』這個概念，是經過那從好多個人所得到的知覺而造成的；因此雖然不如原始的個別的表象之可靠，但對於思惟和瞭悟說來是很重要的，因為當我們使用那表明某一客體底名稱時候，關於這個客體的一般表象便在我們身中發現出來。如此，語言便成爲一種手段，以引起一定直觀印象之迴憶以及一般表象或概念；一般表象或概念就構成科學的認識之更進一步的階段。

但無論知覺或概念，都不能構成科學。科學是要研究現象底原因，其隱藏着的根據的，是要在思想之內從已知推論未知的。

由於知覺和概念之繼續作用，我們身上便發生了思想，能將被知覺的和被表象的聯結起來。但這種思想絕不能作爲真理底標準，不經過經驗來判斷真僞；這些思想乃是懸擬，臆見和假設。臆見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僞的。如果經過了知覺來證實或至少未爲任何知覺所反駁，那便是真的；如果未經任何知覺來證實或已爲知覺所反駁，那便是僞的。厄比鳩派使用『等待術』對於那未

曾經過經驗考查的臆見不表示固定的判斷，對於那沒有充足的感官證據而即成立的臆見不願意同人辯論。我們看見遠處有一座塔，這塔似乎是圓形的，我們就成立一個臆見說：這是一座圓塔；但我們不要把這個臆見弄得太確定了，這也許是一座方塔；感官會無錯誤地報告我們的，祇要我們走近去看。我們的假設是真是僞，全憑感官來證明。或者我們替某種現象假設一個隱藏的原因，譬如我們假設真空是運動底原因；如果這類現象都可以拿這個假設的原因來解釋，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個假設是正確的了，經過觀察的現象愈多，則其正確性愈有保證；但以後也許還有新的更可靠的知覺來推翻我們的假設而指出其錯誤。——我們等待着吧！

我們如果巧妙地接受這種厄比鳩式等待術，則現在自然科學也還可以避免好多無謂爭論和辯駁啊！

厄比鳩便這樣指示自然界底研究：不當根據先驗的公理和假設的『規律』來思辨自然界，而必須依照現象本身來解釋自然界。他於是指示自然科學以一條前人尚未走過的道路，即應用類推法的歸納方法。他根據我們所能觀察的現象，來推論所不能觀察的範圍內類似的現象，同時

就把某種現象底業已觀察得的類似性縮約爲一種更深刻的合乎規律的因果關係。(5)

厄比鳩是否把這個研究法理論本身再發揮下去，我們無從知道。至於厄比鳩學派怎樣應用這個研究法，則我們可以從底下的例看得出來。（見邦希底書一，C）

我們不可以隨便拿起一種類似性來推論別一種類似性；反之，更可靠的推論應當建立在這一種類似性上面，即如果沒有這種類似性發現，無論如何都是不可以想像的。經驗和觀察已經告訴我們說：人斬了頭是要死去的，並不會有個新頭在舊頭位置上生長出來。難道我們能夠設想有個被斬頭的人能從舊頭位置上長出一個新頭來麼？當然不能夠！因此我們有理由推論說：上面的話對於我們沒有觀察到的人也可以適用，正如對於我們業已觀察過的人一樣。但如果我根據底下情形，即在我們所認識的一切地域內都長着石榴樹和無花果，要推論說：我們所不認識的一切地域內也都有石榴樹和無花果存在，那麼這就是不正確的推論了。因爲經驗早已指示植物是與大地上各地域氣候相關聯的並隨氣候轉變的。人類底顏色，姿態，大小和其他特性同樣也是主要地被建立於物理關係上的外界影響所決定的，但那構成人類機體主要部分之物件，其存在與否

則絕對不受這種決定。爲甚麼？正因爲經驗從來未曾告訴我們那與機體上這種改變相類的現象；同時也沒有人願意根據舊毛髮斷了新毛髮長生，舊指甲斷了新指甲長生等事實，來推論同類現象有發生於人類眼睛和頭腦之可能。——這裏厄比鳩派便提出一種正確而有效果的思想，即說：經驗本身，經過經驗來考驗，即拿自己作爲自己的準繩，是能够提高成爲更普遍的原則的。

反對的人可以反駁說：自然界有些事物，經過一個共同類名同其他事物接近起來，但由於某種特性仍然是獨特而與別物不同。譬如科屬甚多的石類中惟有一屬，磁石屬，獨特具有吸鐵能力，惟有琥珀屬有吸引碎屑的力量；在一切平方形中惟有『四』底平方獨具這個特性，即各邊總和之數等於其面積之數。這樣，我們有甚麼理由敢說：世間沒有一種人心臟破碎以後不會死去呢？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我們所能觀察的人心臟破碎隨即死去這個事實，而絕對確定地推論一切人都是如此。事實上確有一些人——反對的人繼續說——具有某幾種特性而獨特與衆不同；譬如亞歷山大城有個大頭矮子，頭特別大而身體祇有半個厄勒（Ella）^④高，人們可以拿鐵鎚打他頭上，厄比道洛斯（Epidaurus）地方有一個人做新娘出嫁，嫁後變成一個男子；克列塔（Kl-

Holta) 地方又一個長人據遺下來骨頭計算足有四十八個厄勒高的身體，還有亞哥羅斯 (A.K. Oros) 地方矮種人等等。

厄比鳩派答覆如下：我們絕對不否認這一類奇異事情和獨特現象；但我們以為這些並不足以推翻類推方法。不錯，宇宙間祇有一個太陽，一個月亮，並且各類事物中也各有一羣其他奇特現象。固然，如果一切石子平時都是相似的或簡直同樣的，甚至那能吸鐵的石子在他方面也未嘗表現一絲一毫異點，因之吸鐵能力遂成爲唯一特性，不是全類所具有而祇屬於一個部分，——那麼類推法自然是沒有保證的了。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上述那種特性寧可說是表明某個科屬的許多特性當中的一個，如此類推法一點也不會因之而動搖了。至於那個正方形，則上述那個特性，像其他正方形每個特性一樣，都是由經驗來發現和考查的。誰要否認正方形間存在着的差異性，誰便必須陷於與經驗公然衝突的境地；我們厄比鳩派，我們一切知識都是從經驗導來，因此最少有犯這種錯誤的危險。但現在既然發現了『四』底平方具有那個特性，我們就有理由根據類推法，即根據我們世界上『四』底平方在一切關係之下毫無例外地都表現那個特性這一點，推論出那個

特性在整個無限宇宙中間也是存在不變的。爲甚麼？因爲我們的理性不能夠設想數日在宇宙中某部分會受其他規律所支配，與在我們世界不同。同樣，反對的人拿自命爲歷史上可靠的奇聞異事來增強他們的反對理由，厄比鳩派也認爲不成理由；厄比鳩派把上述種種故事都當作是說誑。

結論：我們必須對於類似性加以相應考慮檢查過了以後，類推法才能達到正確的結論；但我們不可以拿隨便一個類似性來推出別一個類似性，縱然在某個情形下觀察一個唯一的類似性已經可以判斷未知事物了。『爲的要知道天到處是藍色的，我們並用不着旅行全世界，』哥德這樣說：『對於具有敏銳感官的人，真理底這點微小痕跡，已經足夠爲研究更遠大事物之用了，』魯克列斯這樣說。

厄比鳩派雖然走上了那能產生重大效果的歸納研究法道路，但人們還須同意於邦希底意見，他說：『厄比鳩派爲歸納研究法所提出的規則，是不甚確定的，至多祇能在日常經驗中提出應用的歸納法以防止過於重大的錯誤結論而已，但絕不能保證對於自然界之真正科學的認識。』厄比鳩派並不是自然科學家，也不願意做自然科學家；他們祇拿自然界認識作爲其人生藝

術之基礎，因此他們就到那個最能適合其目的的學說中採用已有的自然界認識，即在德謨克里特學說中去採用這個認識。^⑤

(一)這裏的物理學是廣義的，即研究自然界的科學，同近代所稱的物理學不同。(譯註)

(二)見麥勒 (Zoller) 底希臘哲學，第三部分，第一章上半；亞里斯多德以後的哲學家，第四版，一九〇九年萊普齊出版；又希臘哲學史大綱，第九版，一九〇八年柏林出版。(原註)

(三)見邦希 (Balnsch) 底厄比鳩派非洛德謨斯底著作 (Des Epikurees Philodennus Schritte peri symeion kai symeioseon) 一八七九年呂克出版。(原註)

(四)厄勒是一種尺度，約等於中國二尺。(譯註)

(五)關於德謨克里特學說，可參考朗格底唯物論史，尤其羅溫舍 (Löwenheim) 所著的德謨克里特底科學及其對於近代自然科學的影響一書，一九一四年出版。(原註)

厄比鳩底自然論

德謨克里特底著作，據說是頭一個鼓勵厄比鳩去完全獻身於哲學研究的；厄比鳩本身，據說也會自命爲德謨克里特底私淑弟子。列翁士斯和默特羅陀，厄比鳩底二個學生和密友，曾經表示其對亞卜德拉（Ardara）地方哲學家^①的敬意。古代流行的哲學故事雖然說過厄比鳩曾有不滿意於德謨克里特的表示，但那一定祇對於德謨克里特學說某一部分而發，即對於厄比鳩信爲自己能有更高明見解的那一部分而發。

『學生是對不住老師的，如果他永遠祇做一個學生。』

這裏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即學生底見解果真比老師高明麼？目前這個例證裏頭却表示出厄比鳩係在德謨克里特學說一個漏洞裏安放一個假設進去，而有了這個假設比較沒有更不高明，因爲像一個陌生東西混在他的整個思想裏面。

我們現在就來敘述厄比鳩底自然界觀。厄比鳩哲學底根本原則便是拿自然的原因來解釋一切現象，恰與宗教的世界觀之目的論觀點相反；他用一種巧妙的，可說詭譎的方法，來打破那種認為神靈能干預世界事務的見解，即是說他把諸神安置在幾個世界中間真空地位裏面，即所謂『世界間隙』裏面，諸神在那裏過着寂靜無爲而對於自然界和人類又不危險的生活。我們以後還要說到厄比鳩底神學。

厄比鳩派以爲最荒謬的意見，便是把事物給予我們的價值，當作有目的作用在裏面。

世間質體能形成適當的秩序並非經過深思熟慮安排起來的，相互間能發生運動關係也並非先有一個契約來規定的，而祇因爲好多質體變化成種種式樣，在無限宇宙中間互相碰撞互相結合，嘗試了各種聯合方式和運動方式，然後達到一種狀況，像現在世界所表現的。（魯克列斯說）沒有一件事物是諸神爲人類好處而創造出來的。

但有些人，有些無知的人，反對這種見解；他們說：沒有神靈影響，物質是不會那樣適合人類使用的，譬如四時底代謝，果實底結成，以及神聖的快感能驅使並領導人類在迷人的快樂當中做傳

種工作使人類不至絕滅。可是這些無知的人如果妄想以爲諸神祇爲人類利益而創造一切，那他們就決然離棄真理底正確道路了。因爲縱然我不認識原始質料底本性如何，我仍舊敢根據天體狀況以及其他理由大胆地肯定說：這樣的世界，含着這樣的缺點，絕不是諸神爲我們用途而創造的。（魯克列斯說）地上有好多部分，人類不能居住；能居住部分，人類也必須經過艱苦勞動方能獲得食糧。流了許多血汗，五穀快要結實了，綠油油一片田野呈獻出快意的希望，可是此時也許驕陽底炎火要燒焦了禾豆，洪水要冲毀了田稼，暴風要吹折了穀穗。

此外——魯克列斯又發問道——自然界爲甚麼在陸上和海中產生並養活那些兇猛動物以貽害人類呢？爲甚麼天時變化要帶來致命的病疫給我們呢？爲甚麼死神敢光顧到兒童和嬰孩呢？

你看那嬰孩，他躺着，一切要人幫忙，

像翻船的人，飄蕩，在汹涌波濤之上，

那人，赤裸裸地，飄到光明的海岸，

就是陣痛以後，嬰孩初離母腹一樣，他，初生的嬰孩，呱呱地悲啼不停，彷彿明白了：生命帶給他無限的酸辛。

可是畜性和野獸生長時不似人類底命運，生時不用悲啼，睡時也無需阿母慰撫溫存，他們沒有衣服，不管是夏是冬，

沒有刀劍和堡寨可以隱避躲藏；

大地便是供養他們的無盡寶藏，

自然界便是教育他們的親愛爹娘。

自然界是在無盡的變動中，用自己力量產生萬物而不受諸神影響的；自然界是始終一樣的，但在產生的萬物中又時時都是新的事物。

厄比鳩派特別反對那對於有機體之目的論觀點，這個觀點認為每一器官都是為一定目的

創造出來的。

你們首先應當反對這種錯誤的妄想，即認為眼睛底光明是為我們能夠見物而創造出來的，骨、腿和足是為我們能夠安然走路而創造出來的，臂和手又是為我們能夠從事種種工作而創造出來的，等等妄想。這一切都是荒謬的，而且能妨害正確的判斷。因為身體器官沒有一件是為使用而發生出來，而是先已發生才有正確的使用。我們應當與那種謬誤的目的論相反，而肯定說：我們能聽，因為我們有耳朵，我們能說話，因為我們有舌頭；事實上也是語言發生以前好久舌頭就存在了，聽覺能力發生以前好久耳朵就存在了——這些，怎樣是為我們能說話，為我們能聽，然後創造出來呢？

我們完全克服了目的論觀點，為時還不很久；達爾文才教我們方法，拿機械論觀點，用生存競爭中適應和遺傳之交互作用，來解釋自然界中所謂「目的性」；這完全同哥德底精神一樣，哥德自己就時常討論這個問題，每次都非常嚴刻地反對目的論觀點。在他看來，凡詢問野豬究為甚麼目的具有長牙等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祇可以這樣發問：野豬拿長牙怎樣使用。公牛並非為了

自衛而生雙角，而是因爲有了雙角而後自衛。在哥德時代還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在宗教所迷惑的人羣裏頭現在也還有這種觀點——即認爲林中鳥獸和海中魚鼈都是爲人類食用而創造出來的。

哥德像古代厄比鳩派一樣，以爲這種觀點是不科學的。哥德說過：『那以爲生物係爲一定目的產生出來，其姿態也是根據原定計劃造成的——這一種觀點，已有好幾百年毒害了我們哲學中自然界觀，現在也還在毒害着。人類習慣於僅在對自己有利的限度內來估量事物價值，人類底本性和地位又決定他把自己當作終極的創造物，如此他爲甚麼不會以爲自己是創造主底最終目的呢？爲甚麼他的誇大心不會容許他做出小小的謬論呢？因爲他使用萬物並能使用萬物，所以他推論說：萬物是爲他使用而產生的。又因爲他把自己及他人含有目的和計劃的行爲和活動很有理由地看作最可寶貴的行爲和活動，所以他就認爲比他更偉大的自然界一定也具有目的和計劃。』哥德根本排斥這種觀點，他拒絕拿任何最終原因來解釋自然界，在他看來在有機界中也祇有純粹因果論觀點才是可能的。①

把希臘自然哲學家，尤其德謨克里特派和厄比鳩派，這個正確的見解，至少轉變為科學界底公有財富，而從此不再爭論一般世界觀問題，——這需要好久年代啊！足足需要兩千多年！這已是一個充分理由，在縱觀這個緩慢發展過程之後，可以推知人類智力進步是很微少的了。

討論過厄比鳩自然論這個原則上立場以後，我們再回到這個自然論本身來，以便恰切地認識其各個要點。

這個自然論底頂點就是底下一句話，即說：沒有一件事物能從沒有當中發生出來的；魯克列斯又添加說：也不能由諸神底意志發生出來。因為如果這樣是可能的，那麼一切都都能够從一切當中發生出來，而非僅僅從特有的質料即各自的『種子』當中發生出來了。同樣，也沒有一件事物能變成沒有。自然界係拿別件事物構成這件事物，自然界永遠祇是從其他事物解體當中使新的事物發生出來。實在的事物之總和可見是不變的，不可減少的，也不可增加的。如果那（表面上的）消滅果真是消滅了，果真變成沒有了，那麼一切事物一定早已消滅了。其實整個宇宙（就其總和看）一向就同現在一樣，將來也永遠是一樣；因為牠不能改變為別的甚麼，轉化為別的甚麼；

因爲除牠以外再沒有別的事物，爲他所能變成，所能轉化的。（已經是整個的包含一切的事物，就不能變成爲這『一切』以外的其他事物了；業已存在的事物就不能變成爲沒有存在的事物了。）但惟有形體和真空才是實在的，再沒有第三者了：無論甚麼事物，凡是存在的，不管是大是小，至少一定是實在的。凡是可以接觸的，無論如何輕如何小，總是一個形體；至於形體是存在，習慣的意義已經表明了。凡是不可接觸的，又絕不障礙形體過路的，那就是空間和真空（魯克列斯說）。如果沒有我們所稱爲真空，空間或不可接觸的自然界存在，形體就沒有藉以存在的處所，也就不能運動了；現在我們既然看見了運動，那一定存在有未充滿形體的處所：真空。魯克列斯認爲沒有真空的罅隙，養分便不能傳播於植物和動物底全機體；聲，熱，濕，光等（這些都被認爲有形體的）也就不能侵入凝固的形體。各種形體重量不同這個事實，也同樣證明真空存在。如果一團毛線和一塊鉛所含有的形體質量相等，那麼這些形體所具有的重量，在這兩物之內一定是相同的。

所以事實上祇有形體和真空存在；一切其他事物，無論我們怎樣稱呼，都祇是二者合成的狀態或產物而已。

形體之中有些是複合的，有些是單能的。構成一切事物的這些單純原質，就是原體，種子和質料，即德謨克里特底原子。原子必須是不可分的和不能變的，因為如果無限地分下去，則結果一切都要變為沒有了，反過來說一切又都是從沒有發生出來的了。

人們如果假設——魯克列斯說——原子還可以分，還可以無限地分下去，那麼最大的東西和最小的東西還有甚麼差別呢？一點也沒有差別，因為如此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一樣，都是由無限多的微粒所構成的。『但理性一定反對這話，不肯相信這個可能。』

所以原子是不可分的，原子不含有任何真空（是絕對的緊密），因此不可破壞，也不可改變：原子是永久的。

原子非常之小，人目不能看見，但其存在是不可懷疑的。有好多事物，雖然人目不能看見，仍舊是不可否認地存在着，譬如風，牠能夠湧起海波，吹動雲塊，拔倒大樹，摧毀一切障礙牠的東西。我們感覺到各種香，熱，冷，聲音等。『所有這些一定是具有形體的，因為不然怎樣能刺激並觸動感官呢？惟有形體能接觸並能被接觸。』衣服掛在堤岸上不久就潮濕了，在太陽底下晒時又乾燥起來，可

是我們並未會看見水底濕氣怎樣到衣服上面去的，又怎樣在日光底下變成蒸氣而消失。『可見濕氣化爲無數輕微的細粒而消逝了，人類眼睛看不出來。』指上帶的指環過了好多年以後會變輕了，屋簷流下的水滴會洞穿石頭，田裏的土使鐵犁磨損，城門口青銅製的神像雙手因爲遊客摩挲也漸漸小了。☹『這些顯然是消損了的，但是怎樣消損，每一頃刻消損了多少部分，則不是我們的眼睛所能看見。』

這便是魯克列斯拿同類現象來說明人目不能見的原子之存在。

除開大小，樣式及重量以外，原子就沒有別的性質；顏色，溫度，香味，則並非原子本身所有；顏色是從原子安置上即相互間地位關係上發生出來的。

原子底樣式和大小是千差萬別的，不然就不能夠解釋事物間無數差異了；魯克列斯却用文字中字母做例來說明事物底多樣性：少數字母用種種結合方式可以造成好多不同的字，這些字又用種種結合方式造成好多不同的詩篇，以至於整本著作，以至於整個文學。厄比鳩便是這樣拿原子底樣式和位次以及不同原子底結合來解釋事物底性質。但原子底樣式和大小並非無限的，

真正無限的惟有原子數量和真空而已，即惟有整個宇宙和各種世界數量而已。因為一切有限物都受其他有限物所限制，而整個宇宙則沒有任何界限，沒有甚麼在宇宙界限以外而不為宇宙所包容；凡要想像宇宙有一種界限，必然陷入於邏輯上矛盾：『無限』底思想雖然對於我們是不能實現的，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把世界看作無限；在我們看來，世界祇有一種實踐的界限：這界限便是我們的知覺能力所停止而不能再向前進的地方。

魯克列斯又拿一種證據來證明空間底無限，即說空間如果是有限的，那麼一切質料早由於自身重量沉落到底，擠成一堆，再不能活動了。魯克列斯如果生在現時，一定也會主張『能力逸散說』（*Entropiesatz*）的。^④

空間底無限和原子數底無限是互相為用的，因為——厄比鳩說——如果空間是有限的而原子數是無限的，原子就無處安頓了；反之，如果空間是無限的而原子是有限的，原子就要渙散於無限空間而永遠不能構成世界了。原子處於永久運動之中；原子由其重量不變地向下降落；原子在真空中運動不受任何阻礙時候，比日光還要迅速些；當日光在天空發射若干距離的時間內，原

子要走過更多倍數的距離。魯克列斯告訴朋友說：你們看見一切原子雖然不停地活動而整個物體除了有形的移動之外似乎是靜止的樣子，此時你們一定覺得奇怪。其實這沒有甚麼奇怪。原子非常之小，爲人目所不能見，所以原子的運動也看不出來。譬如很遠地方有一羣羊，看去似乎是一塊白斑不動地現在綠色地面，可是事實上每一隻羊都在很活躍地運動着。

德謨克里特假設原子在其降落當中互相撞碰，因此構成了迴旋運動；這個運動繼續擴大下去便形成各種世界。厄比鳩以爲這種撞碰是不可能的，如果原子在降落時候未曾垂直軌道稍微偏斜一下，——而這種偏斜又是由於原子底自由裁奪。厄比鳩此種假設是他理智上的污點；我已經說過，此種假設在他的因果機械論世界觀中是件完全陌生的東西，似乎祇爲救存人底意志自由而採取來的。這是第二個污點！人底意志自由是不屬於自然主義世界觀之內的，厄比鳩主義本來有資格被稱爲自然主義世界觀。世人常有一種公然的或潛伏的然而不合事實的恐懼，以爲沒有意志自由就沒有任何道德可言；事實上這種恐懼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恰好相反，如果人底行爲不受嚴格因果法則所支配，不以約章、學說和規律當作動機和原因，則任何教育、任何倫理、任何

道德，任何秩序，都是不可能的了。

關於這點，朗格說得很對：『很難瞭解，人們爲甚麼能從這個「意志自由論」中看出魯克列斯比厄比鳩更高一籌，看出他的更高超的道德性之一種表現；因爲姑無論這點理論仍屬於厄比鳩所有，就其本身說也是物理理論上不澈底的含糊的一點，而這一點，又絕不能成爲維持道德、上責任、心的支柱。人們反而可以把靈魂原子向這邊或那邊不自覺地隨意地偏斜因而決定了意志方向和效果這個事實，當作對於 *equilibrium arbitrii*（意志均衡）底一種諷刺，因爲一個人底行爲和他的性格間一切固定的關係，十分明顯地恰爲在均衡中假設這種偏斜而不能成立了。』這裏又加一次說明出：原子能自由裁奪之假設確是厄比鳩底污點了；好在他不再在其他地方，而僅僅在這一點上，來求援於原子底這種自由裁奪。

厄比鳩和德謨克里特都主張原子相撞碰就發生迴旋運動，因而產生出世界。⑤由此理論，很簡單可以推論說：世界質料無論那一部分都是大致相同的地、天、日、海都是由相類的質料造成，植物和動物亦然；質料互相參雜的式樣和程度不同就造成了各種事物間的差異性。

厄比鳩把天空某一定範圍當作『世界』，其中含有星宿，大地，以及一切目所能見之物，是個比較嚴緊的一個體系而與無限的宇宙不同。（我們說厄比鳩會把我們的銀河當作一個『世界』，這話也許不會說錯的。）這種『世界』，厄比鳩認為無限之多，因為空間是無限的，原子數又是無限的；這些無限多的世界不斷地在生成和消滅之中，其原子結合在一起，又分散開來，後來再結合成爲別的世界，如此下去直至無窮無盡。原子種類非常之多，結合式樣也是數不盡的，因此生成的世界也千差萬殊並非一致；但這並不是說在無量數世界當中沒有這個或那個世界與我們的世界相似或簡直相同。在無限時間中原子結合底一切可能式樣既然都發生出來，那麼便沒有甚麼新的事情爲從前所未曾發生過的。

這就是所謂：同物再現永劫靡已啊！^⑤

各個世界相互間存有真空地位，即所謂『世界罅隙』；上面已經說過：諸神就是幽閑在這些罅隙裏面。但據厄比鳩意見，從鄰近世界分散出來的原子有時能走到這罅隙中來造成新的世界，因此無論是好是壞，諸神還須暫時遷地避難而不能安於他們的靜觀生活。

我們現在繼續看世界過程，即據厄比鳩意見，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大地以及地上諸事物究竟是怎樣形成的。魯克列斯曾經詳細地敘述：『原始質料由於那次偏斜怎樣造成了天地，海洋底深淵，日月底運行等。』

原子羣，從無始以來，一部分由自己重量，一部分由外界撞碰，各式各樣地活動着，沒有計劃，沒有目的，參雜爲種種樣式，嘗試過種種道路，在無限時間經歷了好久時候，才結合成那種狀態，其中含有地，海，天以及生物底種子。這裏，一切目的論，一切以爲創造以前先有一定計劃的思想，都預先被排斥了。所謂合目的性，僅僅是自然現象中一個特殊現象而已，僅僅是在無限現象中於一定條件底下保存下來的一種現象而已。『現還保存着的一個世界可見祇是永久時間內原子結合底無量數情況中必然要有的一種情況而已；而且祇爲這個運動底本性正使這個世界大體上能够保持存在而又不斷補充新的事物，所以我們才得享受這個不至即行消滅的延續時間。』（朗格底唯物論史）

我們以後談到生物之自然發生學說時，還可以遇見這個思想。

當時，在世界初形成時候，還沒有放射光線的太陽，也還沒有星宿，沒有海，沒有地，沒有天，祇有新結合起來的漆黑一團罷了。其中各種質料一時結合起來，一時又分散了，直至業已結合的事物結合起來為止。大地底質料先結合起來，因為這些質料是最重的；大地質料結合之後，便吐出那些後來為構成海，星，日，月等之用的質料；首先是以太，那是最精緻最輕鬆的原子構成的，然後是日月底質料，那是比以太重而比大地輕的；大地一面吐出這些質料，一面便在現在海水掩蓋部分陷落下去。由於以太熱火和太陽光線作用，大地更加收縮而擠出『鹽汗』，那便是海水；同時巒谷也陷落下去，於是發生高聳的山嶽。

但我們的世界發生以後，甚至地，海和太陽造成以後，還有好多形體，『種子』，原子，從大宇宙落到我們世界中來。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停止一下，來考察厄比鳩對於自然科學特殊問題的意見如何。

我們知道厄比鳩祇為倫理學，祇為人生藝術，才去看重物理學；因為惟有物理學才能够克服宗教成見及由此而生的恐怖心。但祇要認識事物底一般原因已經足夠達到這個目的了。厄比鳩

派對於物理學底特殊問題不肯輕易便下判斷，他們認為固執一種特殊理論是錯誤的，他們容許各種不同解釋，祇要不背於自然并不承認諸神能干預自然界事務；從各種解釋當中拿出一種當作唯一正確的解釋，這在厄比鳩派看來大都是超出經驗範圍之外而退回到宗教獨斷式的解釋去的。

厄比鳩以為：整個世界也許運動着，也許靜止着；也許是圓形的，也許是三角形的，也許是其他形狀的。太陽和星宿也許是落下時熄滅了光，升起時燒點起來，也許是消滅於大地之下後來再出現，也許還有別的原因。月亮底圓缺也許由於月亮底自轉，也許由於空氣關係，也許月亮本身果真圓了又缺缺了又圓，也許由於其他原因；月亮也許是自己發光，也許借了別物底光；在經驗上我們確曾看見自己發光的物體，也曾看見借助別物光明的物體。

從最後一句話，可以看出：厄比鳩對於何種解釋能成爲定論一點并非完全不置可否；這個定論永遠是要由經驗來證實的。但無論在這個問題或在其他類似問題裏面，厄比鳩以為要在當時稀少的經驗事實之上找到一個定論，是不可能的；這裏，厄比鳩就比現代好多自然科學家更謹

慎些，他們把無充分根據的假設硬當作絕對正確的定論，同時比另一類『也是現代的』自然科學家也更謹慎些，他們因為當時對於那個問題或這個問題不能得到一個可靠的認識，便去主張『永不能知論』（Ignobisimus），^④或者簡直把能行奇跡的上帝又引進自然解釋裏面來了。

史華茨底意見顯然是太過分了的，他說厄比鳩根本不看重自然界現象之精密的解釋，而且把德謨克里特向後代人所提出的科學使命，輕蔑地擱置一邊去了。事實恰好相反：厄比鳩底自然研究祇要建立在精密的合於經驗的解釋上面，像他反對思辨的自然哲學家鄙陋的妄想時所特別提起來說的。至於說他自己不去從事於精密的自然科學研究，那這種責言，祇有那個拿另一種任務放在他身上而不管他隨自己意向所提任務如何的人，才會向他提出來的。他是一個哲學家，不是一個自然科學家；他并不想拿新的自然科學智識給他的弟子們，祇要從新估量人生價值罷了。

朗格說得很對，他說：某種解釋比其他解釋更合真理，這個假設，是絕對可以同厄比鳩底『既深刻又慎重的方法』并行不悖的。

我們現在再隨着那位厄比鳩派詩人去考察大地及其生物怎樣發展起來罷。

新造成的大地，經過各種質料底各種結合，長出樹木和花草并產生各式各種動物。因為動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大地底居民也不是從深海中爬上來的；大地的確當得起『母親』稱呼，因為一切都是從地產生出來的：各種動物和人。在牠們當中，像恩派獨克列（Empedocles）^①早就說過的一樣，有好多是枉費了的，生下不久就死滅了，不能流傳下去，惟有那些自己能給養，傳種和防衛的，才得存在到今。這裏，一切目的論，一切前定計劃之假設，也都被排斥了：合目的性祇是發生的生物中一種特殊情況，即自己能繼續存在或有助於生物存在的一種情況。目的論簡直是把真正事實頭足倒置了。

原始人類，據魯克列斯說，比現在人類還更強壯耐勞，骨骼構造也堅實得多。炎暑，酷寒以及粗劣的食料，都不能傷害他們。他們整年這樣生活着，像野獸一樣在山野間飄蕩，不知道耕種，依靠橡實，漿菓及其他野生食物為糧食，口渴時就到泉源及河流中喝水。

他們還不知道用火，不會拿獸皮做衣服穿，住宿在樹叢，森林及巖洞中，用樹葉遮蓋生殖器。

他們拿石頭及棍棒追殺或狙擊森林中動物。

他們不管大衆底福利，不知道任何道德，任何法律，偶然在路上相遇便可實行劫奪，各人祇管自己生命和自己利益。

這位厄比鳩派詩人說到原始人類遭遇的危險時候，曾拿來同後世社會相比較；那時固然好多人生命在猛獸齒牙內葬送了，但還未曾在長官領導之下，一日間戰死了幾千人；那時固然常常因爲食糧缺乏飢餓而死了，但還未會因爲大吃大喝喪了生命；那時固然好多人爲腐壞的食品所毒死，但還未會像現在人們製造毒藥去毒死別人。

語言發生也是完全自然的：自然界本身會使人類於各種情景之下發出各種不同的音聲，就像動物拿各種不同音聲來表示他們的恐懼、痛苦和快樂一樣。譬如摩洛塞種狗 (Molossenhund)，張牙向人時，高聲狂吠時，同小狗遊戲時，被禁閉室中呼號求出時，或躲避棍棒時，隨當時不同的心境，發出各種不同的音聲。看見某件東西或某類事情，人類就發出一定聲音，這就是單字；單字連結便成語言。那是蠢人，才會去想像當初有一個人替事物定立名字，拿來教授其他的人。這人那來權

力強迫他人聽從他自己發明的名字呢？也沒有一個人願意讓自己不懂的聲音來震聾耳朵。

人類漸漸學會建造茅屋，耕種田地，利用火；家屬關係也成立了，人類氣質漸漸溫和起來。鄰居的人開始發生朋友感情，起初相約從此互不侵犯，後來就進到有事彼此相助；人們也開始愛惜婦女和小孩。『固然不是大家都一樣明白道理，但一大部分人是遵守相互規約的，不然人們早已互相吞噬而人類也不會流傳到今了。』

魯克列斯便這樣很中肯地說明社會道德底起源和基礎：社會道德是在生存競爭當中維持存在的一種手段。^①

人類一天多一天學會了技巧和藝術，以為維持和提高生活之用。并非像宗教所說的，是諸神傳授技藝於人，而是事物本身使人類獲得各種技藝的；經過多次冤枉道路，由於本性和需要做過種種盲目嘗試以後，人們才得到正確方法，認識其明顯價值而保存下來；後來在日常使用和思索中又把所得方法逐漸改良以至於定善；有些進步快一點，有些慢一點，但都須經過長久時間。

人類是從閃電或大風起時樹木摩擦發生燃燒現象而學會用火的。炎炎如焚的日光教人類

去燒烤食物。手、爪、牙，便是最初的武器和工具，此外還有樹枝和石頭；當森林大火熔解出天然青銅時候，人類才注意金屬物。人類起初穿着獸皮，後來穿着編製的材料，最後才穿着紡織的布帛。種植和耕耘是從植物本身學來的；漿粟和橡實落到地下後會長出幼芽。音樂是鳥教的；微風吹過空心蘆管教鄉居的人拿挖空管子吹出聲音來，他們後來就學會吹簫藝術了。一年四季有規則的運行，又使人類認識了星宿底週期運動。後來就發明了文字，詩歌，圖畫。經過相當時間，用了相當心思，一切漸漸都發生出來了，因為我們知道由這種藝術可以產生別種藝術，以至於達到最高的尖峯。

社會、生活、和國家、生活，也是這樣自然地發展起來的。若干體力更強壯和智識更優越的男子建立了城堡，并分配田地和牲畜給附從人員。後來金子發現了以後，金子底光輝就使壯健和美麗黯然無光；因為大家都投身做富人底隨從了。但權力和財富增長了，貪心和嫉妬也跟着抬頭；君主被人推翻，社會陷於混亂中，粗野的羣衆統治着，直至後來人類厭倦於不斷鬥爭殘暴生活而覺悟起來，選舉官吏并付以法定的權力。

我們必須承認：這位天才的厄比鳩派詩人所描寫的自然歷史含有許多真理，而其對於人類

發展的敘述大體上也是合於事實的。⊕

厄比鳩底靈魂論，也是自然主義的學說，同他的自然論一樣。

靈魂也是一種形體，正像一切實在事物。靈魂也是人底身體一部分，像手足，眼睛一樣。靈魂是由最輕最圓最精緻最活潑的原子構成的；這可以從精神活動底迅速性，以及從無靈魂形體比有靈魂形體反而較重這個事實，推論出來。美酒失去了酒香，香油失去了香味（酒香和油味也被當作酒和油中所含有的精緻質料），而其重量并不減少，這個事實也可以作為靈魂底譬喻。

這個靈魂質料是四樣東西合成的一種無名的最精緻的質料，所謂『靈魂底靈魂』，一種原力，起初被激發起來而其激動每次都發為一種隱藏的呼吸，還有一種原熱和一種原氣。這些事物不可分離地合成一種靈魂質料，但其合成樣式是各個不同的；這種合成樣式便決定了人底各種氣質。

靈魂完全包容在肉體之內，是肉體生存底根本原因。二者緊緊結合成為一個根基；沒有一個能從他個分離而不至於兩敗俱傷的，正像爐中所焚的香，非本身燬滅香氣不能分離出來；沒有一

個可以^不靠他個而施展其力量，無論是靈魂還是肉體。

小孩子底靈魂是受胎時由父母底靈魂移接過來的。厄比鳩以為種子^是父母身體中一種微粒，一種靈肉合一的微粒；他認為女人也有精液，因此小孩子底靈魂便是父母雙方靈魂原子所合成的。（他認為種子是全身各處分出的極小微粒所合成的，這正像達爾文在其遺傳論中所假設的『性塵遍生說』（Pangenesis）。

靈魂既然是和肉體同時受胎的，那麼牠也隨着肉體一同長成，一同受苦，一同睡眠，飲酒過量時也一同陶醉，病時一同害病，死時一同消解於其單個原子之中。

魯克列斯曾經詳細地說明靈魂底可滅性。他這樣問：如果靈魂是不滅的，她一定是誕生時潛進人底肉體裏面了；那麼人們怎麼記不起往時事蹟呢？前生事情為甚麼一點痕跡都沒有遺留下來呢？為甚麼獅子總是遺傳殘暴心，狐狸總是遺傳狡猾心，麕鹿總是遺傳恐懼心呢？豈非因為靈魂是隨着肉體從一定『種子』產生出來，並且隨着肉體一同長成的麼？難道不是顯然的荒謬麼，如果我們拿可滅的東西去比並不可滅的東西，拿可滅的肉體去比並不可滅的靈魂？難道不是非常

可笑麼，如果我們以為有好多靈魂整日在找尋機會，為得在受胎或誕生時候潛入於新生物中，并估據這生物，直至於這生物衰朽和解體，然後遊離出來去尋求新的託身所當然；我們把靈魂當作是可滅的，同肉體一樣，那一定是更合於理性的。

這種靈魂可滅論決不會給人以無安慰的失望。生命一經停止了，一切苦惱感覺也都隨之停止；我們業已停止存在後的時間，是同我們漠不相關的，正如我們尚未存在前的時間一樣。我們存在時候，是沒有死的；有死時候，我們又不存在了。凡不存在的人是不會受苦的；死對於我們是沒有甚麼可怕的。怕死的心理中總暗含有一種觀念未能完全祛除，這觀念便是認為那在地下腐爛的，被火焚化的，或給野獸撕裂的屍體，還是自己，還是能感覺的自己；人們甚至一面否認具有這種觀念，一面仍然抱持這種觀念并以為那時自己能感覺的主體，尚未完全脫離了生命。即使將來在某個星座中，構成我們現在生活的諸種質料又集合在一起而呈現與現在相同的情況，但那時已經是新的生命，同我們現在的生命漠不相關了。所以關於靈肉俱滅的信念絕不含有甚麼可怕的東西在內，反而可以給人以足供安慰的永久安息的希望，使活着的人免除其對於地獄痛苦的種種

恐怖。

宗教所敘述的靈魂在地獄受苦種種情形，其實都是我們今生遭遇的種種苦難。并非黨塔爾（Tantalus）在地獄裏日夜害怕掛在頭上的巖石掉下來壓着他，而是我們活着的人為神底威嚴和死底恐怖無謂地憂懼着；不是巨人底提奧（Titanes）在地獄裏日夜拿血肉給鷲鳥啄食，而是我們活着的人為愛情和其他嗜好而痛苦憔悴；不是西西浮（Sisyphos）在地獄裏滾轉大石頭上山到了山頂又滾下來，而是我們活着的人貪圖爵位，爬得高跌得重；那些少女不停地拿破漏水桶裝水，也就像我們活着的人不認識生命快樂，不會享受生命好處一樣。①

為懲罰罪惡起見，也不一定要求一個地獄；殘酷的刑罰在生時已經足以懲治罪行了，還有良心上懺悔又像燒紅的鞭子鞭撻着犯罪的人。

可是靈肉俱滅的思想不是可怕的思想麼？那時你的親切的家室不來接待你了，你的良妻你的愛子不來歡迎你，帶着默默無言的欣歡安慰你了；而你也再不能建功立業，也再不能庇妻蔭子了。

人們這樣說，但忘記增加一句話說：那時我也不會爲了對這一切的羨慕的苦惱了。

你，在這裏躺着，在這裏長眠着的人，你從今永遠解脫煩惱和痛苦了，但我們活着的人還留在煩惱和悲哀之中！

我再反問一聲：既然一切人都要安息，都要長眠，那麼死又有甚麼難過地方使人這樣憂愁無已呢？舊有的不是應當退避，把位置讓給新來的麼？如果帝王，英雄和聖哲都是要死的，那麼你，你的生命還沒有他們的那麼價值，你爲甚麼這樣倔強不肯隨從他們呢？

你，可滅的人，究竟有甚麼事情使你這樣憂愁怨苦呢？爲甚麼你這樣抱怨死，哀哭死呢？如果你以往生活過得非常舒適，生命給你的快樂又還未曾完全從漏桶中流了出去，那麼你爲甚麼不像一個酒醉飯飽的賓客從筵席上站起來，心甘情願地走去安息呢？總而言之，回歸到生命底來源去，回歸到產生一切的大自然母親懷抱中去，豈非一種高超的思想麼？凡是從大地來的要回到大地去，凡是從以太來的要回到以太去。

我們不詳細討論厄比鳩派底特殊心理學問題，他們的感官感覺論，即他們以爲事物發出具

有精密質料的影像以侵入感官的那種假設。但他們有一點意見是值得注意的，即認為一切能感覺的事物都是由不能感覺的質料結合而成的。關於此點，魯克列斯舉出久雨後活生生的蚯蚓從腐臭的土壤裏鑽出來這個事實，來做比喻；此外他又舉出一種事實，即水變成葉，葉變成動物肉骨，二者又再變成人類身體。『自然界便這樣轉變營養料為生物并從其中造出感官和感覺。』構成動物的質料，原先是散播在水、空氣和土地裏面的；這些質料縱然結合在一起，也不會立刻發生感覺；感覺是逐漸發展起來的。所以厄比鳩派在這裏可以稱為進化論者；他們并不認為單個原子已經就具有感覺能力，而是主張感覺能力乃是原子結合以後逐漸產生出來。如果我們認為動物和人是從能感覺有靈魂的質料結合而成的，那將要達到非常荒謬的結論！如果是這樣，人們必須承認：這些質料同人一樣也能夠嘻笑，也能夠鬨堂大笑，也能夠淚如泉湧，也能夠聰明地談論事物底組成并研究其自身所從構造的質料了。大家都知道，這是顯然荒謬的，結合成人的那些質料雖不能哭笑，不能說話，不能思想，但人仍舊可以哭笑，可以說話，可以思想；同樣，其他事物，我們認為也能感覺的，一定也是由無感覺的事物結合起來。

(一) 卽德謨克里特，他是亞卜德拉地方的人。(譯註)

(二) 見馬奴斯 (Rudolf Magnus) 底自然科學家的哥德，一九〇六年萊普齊出版。關於一般自然界中目的性問題，可以參考赫克爾底自然創造史，一九一二年版，一七頁及七七五頁，同人底一般形態論原理，一九〇六年版，三三頁(目的論與因果論)和三二〇頁(缺陷論和非目的論)。(原註)

(三) 現時也是這樣。羅馬聖彼得教堂中那個聖彼得神像底脚，也因為信徒接吻，至少比當初縮小三分之一了。(原註)

(四) 在有限的範圍內，物質的能，做了一定的工之後，就要喪失了；此種能底喪失逐漸增加直至最大限度，於是在這個有限範圍之內一切都要靜止了，因為一切的能都轉變為熱，因而全體溫度都是一樣，既然沒有溫度差異，熱就不能作工了。如果我們認為宇宙是有限的，則終歸有一日會達到宇宙底靜止即死滅，但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宇宙非是無限的不可。主張『能力逸散說』的人，一定會走到這個結論。(譯註)關於此點可參看赫克爾底宇宙之謎一五〇頁。(原註)

(五) 關於原子問題，可參看李卜曼 (Stephann) 底雷奇卜和德謨克里特底原子力學 (萊普齊大學博士論文)。

一八八五年柏林出版。(原註)

(六) 尼采底話。(譯註)

(七) 生理學家杜拔萊芒 (Du Bois-Reymond) 倡導的一種學說，以為宇宙有好多謎，我們是無法解答的，不僅現在不能認識，將來也永不能認識。同斯賓塞赫胥黎一流人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 差不多。他們共同的錯誤，就是把過去和現在人類認識能力底界限當作未來人類認識能力的界限了。(譯註)

(八) 公元前第五世紀希臘有名的哲學家。(譯註)

(九) 見達爾文底人類祖先第十章。(原註)

(十) 關於這個問題，除參看達爾文底人類祖先外，還可以參看霍納(Hoernes)底人類底自然史和原古史，一九一〇年，維也納和萊普齊出版。(原註)

(十一) 這段所說的，都是古代神話中的故事。(譯註)

神

厄比鳩底機械論世界觀是無需要一個神的。自然界，人以及一切人事，都是依靠本有力量發展起來。厄比鳩學派特別嚴刻地攻擊民衆間流行的關於神的迷信以及關於神意支配世界的成見。

魯克列斯用刻毒的譏諷攻擊神意創造世界的觀念。以爲現有世界秩序是諸神爲人類創造出來，因此，應當讚美他們，感謝他們，——這個見解是謬荒不通的。不滅的幸福的神怎樣會因我們的讚美和感謝而替我們做些事情呢？或者他們厭煩了，想找點新的事情做，因而改變他們的生活麼？因爲祇有那厭倦於既往生活的人，才願意轉變方向去過新的生活。還有一層：我們未曾被創造出來，這對於我們有甚不好呢？惟有已經出世的人，才會想望多活幾時，直至快樂生活過盡爲止；未曾出世的人，未曾享受過生命的人，即使永遠沒有出世爲人，那他有甚麼損失呢？

我們已經知道，厄比鳩派也拿自然界種種缺陷——赫克爾（H. Haeckel）底缺陷論（Dyssteleologie）^①——做論據去駁斥神意創造和支配世界之學說。世界既然是神意創造和支配的，爲甚麼有這許多不幸，痛苦和煩惱呢？爲甚麼正士時常遭逢坎坷，奸人反而際會風雲呢？一切神正論（Theodizee）^②一切『爲世界缺陷替神辯護的學說』碰到這類簡單問題，都不能自圓其說了。

厄比鳩這樣推論：或者神願意彌補世界缺陷，但他不能夠；或者他能夠，但他不願意；或者他不願意，他又不能夠；或者他願意，他又能夠。在前三種情形底下，他是不配被稱爲『神』的。如果他願意彌縫世界缺陷，他又能夠彌縫世界缺陷，這是『神』觀念所應有的，但如此爲甚麼會發生這些缺陷呢？神爲甚麼又不去彌縫這些缺陷呢？

民衆對於神的觀念如此顛倒錯亂，以致不把破壞神的人，反把擁護神的人，稱做無神論者。這些觀念是從無知和恐懼產生出來的。是從無知產生出來，因爲人們不懂得事物發生底自然原因；是從恐懼產生出來，因爲人們由於無知把天災地震及這一類事情當作神靈憤怒底表現。可見恐

懼也是宗教發生的根本條件。人類底最大恩人便是那個從這種恐懼底下解放人類出來的人，便是厄比鳩。

人類在地上的生活是非常苦惱的，又受了宗教重重壓迫；天上露出一個大頭來，兇暴地瞪視着人類。於是來了一個希臘人，他頭一個敢抬起眼睛，正視着這個大頭；無論是神底怒喊，是電閃，是隆隆的雷聲，都不能驚嚇了他，反而更激起了他精神上勇氣，去打破門鎖，把自然界從牢監內解放出來。活生生的力量勝利了，精神透出以太底閃光境界，用着理智和感官去研究無限的宇宙。他從那裏奏凱回來，并告訴人：甚麼事是可能的，甚麼事是不可能的，各種事物受自身力量所限制，怎樣暗藏一個目的，一個有限的量度。於是宗教被打倒地下爲人們所踐踏了。這個勝利把我們抬高到天上。

接着，魯克列斯提出一個問題，即說：完全攆斥了宗教以外，不會引導人走上墮落和罪惡道路麼？這種無宗教的哲學不會養成惡人麼？恰好相反，他用動人的辭句描寫伊菲根妮（Iphigenie）犧牲事件，藉此指示出宗教正是最殘忍行爲底源泉：

現在，犧牲帶，纏繞了美麗的頭髮，
分作兩旁，亭亭地垂下她的面頰，

她看見了父親面帶愁容站在祭壇上面，
還有祭司們隱住殺人鋼刀也在他旁邊，
衆人兩眼流淚抬起頭來癡望着她，

此時她害怕了，像啞吧般跪倒地下。

啊，沒有指望，沒有救星了，這不幸的姑娘，
雖然當初曾把殘忍國君當作親爹叫喚！
幾個人顫抖的手攙扶着她，上了祭壇，

從此再不會下來了，領受歡迎的歌唱；

這童貞犧牲者並沒有犯甚麼亂倫罪惡，
致勞動親生父親在神前這般親手宰割：

神

祇爲希臘人底艦隊，她才如此犧牲，

因爲人們正向神明祈求一帆風順。

你看，這便是宗教給人類的罪行！

魯克列斯如果看見基督教教會在所謂異端裁判所上面，利用神底名義并爲神底光榮，做出種種駭人的罪惡，那他將要用何種口吻描寫出來呢！

可是厄比鳩和他的『花園』雖然這般刻毒地攻擊宗教和一般人對於神的觀念，但他們自己依舊要製造神——依照他們的模樣製造神。厄比鳩甚至於把對神的信仰看做幸福生活底一個主要條件。

厄比鳩底神，除開身體是以太做成一點以外，是完全同人類相似的；諸神祇在似人的形狀中呈現給我們，也祇能在似人的形狀中呈現給我們，因爲人底形狀是最美的形狀。厄比鳩甚至以爲他的神也是有男女分別的。這一點表明他比基督教更尊重女性些；基督教祇崇奉男性的神，雖然後來在天主教會裏頭也不得不創立一個女神：處女瑪利亞。

不滅和幸福是厄比鳩底神底二個主要特性；這二個特性都是從他們往居在『世界間隙』這事發生出來的，他們在那裏不受世界衰落所影響，也一點不替世界發生的事情操心憂慮。

厄比鳩底『神』便是這樣，他們在幸福的安寧中祇爲自己而生活着。

魯克列斯說，如果有人仍舊要把海稱做涅普頓（Neptun），把五穀稱做塞勒斯（Ceres），把酒稱做巴克古斯（Bacchus），那我們也可以允許他把大地稱做『諸神之母』，但有一個條件，卽他事實上切不可再把污穢的宗教沾染在這些神靈身上。

厄比鳩底神學是同他的整個哲學柄鑿不相入的，要嘲笑這種神學并不是一件困難事情。譬如塞尼卡就質問我們這位哲學家說：你，厄比鳩，你使神成爲一種無用的東西；爲使沒有一個人害怕你的神起見，你又把他安置在世界外面去。你便這樣拿高牆厚壁囚禁着他，使人不能接近他，也不能看見他，你自己更加把他置之度外了；他既不會做好事，也不會做壞事。神住在我們世界和別個世界接境處縫隙中間，甚麼事情不做，祇圖避免受週圍世界衰落影響，不理我們的祈禱，也不關心我們的事務。可是你還要崇拜這種神，像崇拜父親一樣；據我看來，你還是拿感恩圖報心情去崇

拜的；或者你不願意對他表示感恩圖報的心情，因為你沒有可以向他感謝的理由，因為祇是你所說的甚麼原子和微屑造成了你，使你享福，但如此你又爲甚麼要崇拜他呢？

朗格回答這個質問說：我們所見到的厄比鳩自然主義物理學和他的神學中間所造成的矛盾，惟有在主觀地能使感情和諧地崇拜神靈這個觀點之下，才能得到解決。因爲神存，在，但沒有，作用，這在民衆浮薄的信心方面固然可以根據這點理由祇信、仰、神而不崇、拜、神；但在厄比鳩方面恰好相反。他正是因爲神德完美才去崇拜神的，不管這個完美性是表現在神對外影響之中，還是祇當作理想而展開在我們思想裏頭。但最後一點似乎正是他的觀點。

對此問題，厄采底意見也是很有趣味的，他解釋厄比鳩對於神底問題以及一般對於理論思辨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說：「厄比鳩，古代的靈魂安慰者，具有一種見識爲近代好多人所不能及的，卽他認爲要使感情得到安慰，并無須解決最後的和最究極的問題。譬如他以爲對那些因懼怕神威而感痛苦的人，祇告訴神雖然存在但不干預我們事務這一點就夠了，用不着同他們討論神存不存在這個最後的問題，這種討論是沒有效果并遠隔幾千萬里的。前一種方法更有效更有力

得多，我們不妨讓對方一步，使他更傾心來聽我們說話。等到他準備要來反駁我們時候，即要證明神確實干預我們事務時候，那時無須我們同他辯論的人施行甚麼狡猾，他已經完全自動地走入迷宮和荆棘叢中去了，那時我們祇須有足夠的仁愛心和應變才來隱藏我們對這種情景的同情心就行了。對方最後一定會厭倦的，厭倦就是駁倒一切理論的最厲害的論據，他一定會厭倦於自己的主張；他要變成冷淡了，并走開去，帶着一種心情，純粹無神論者所有的一種心情，即說：神同我有甚麼相干呢！叫他滾開去吧！——在另一種情形底下，即當一種半物理學的半道德學的假設弄得人頭腦糊塗時候，他并不反駁這個假設，反而承認說：也許是這個樣子；但另外還有一種假設也可以解釋這個現象的；除此以外也許還有其他的假設。即現在我們現在假設之多——譬如關於良心譴責之起因有好多種假設——也還可以解除靈魂上苦惱，免得一個人為一個唯一明顯的因而過分被誇張的假設而焦心苦慮不得寧息了。——誰願意安慰那些不幸的人，做了壞事的人，患憂鬱病的人，臨死的人，誰就應當記起了厄比鳩在許多問題上所愛用的兩種安慰方法。這兩種方法底最簡單的形式，便是：（一）即算事情是這個樣子罷，但那是與我們相干的；（二）事情也

許是這個樣子，也許是另一種樣子。」（尼采——人事論第二卷一九三頁）

我們把神丟開罷，我們是在世界裏面并跟着世界一起永遠儘可能地依靠理性和科學來生活的；我們把這些『幸福的神』攔在厄比鳩所安插地方即『世界罅隙』裏面去罷，他們在那裏是不騷擾任何人，也不受任何人騷擾的。至於厄比鳩派，那他們是要努力模仿他們的『神底理想』，至少也是要在理想的『世界罅隙』中生活着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道德論看得出來。

（一）見赫克爾底宇宙之謎第十四章。赫克爾把那與目的論相反的一種學說，即認為自然界和文化界底種種現象是沒有目的，於人有害的等學說稱為『缺陷論』。（譯註）

（二）神正論或譯辨神論，即是『為世界缺陷替神辯護的學說』。主張這個學說最有名的，古代有斯多亞派，近代有萊卜尼茨。前者以為世界是完美的，是『善』，所謂缺陷，所謂『惡』，祇是不可避免的連帶現象而已。後者以為宇宙全體當然是完美的，其中個別事物則有缺陷；這種玄學上的缺陷是同有限的事物不可分離的，肉體上的惡（苦惱）就是從此而出；至於精神上的惡，則是神特意造成的，無惡便無德行可言。（譯註）

厄比鳩底道德論

自己站在高岸上觀看別人在驚濤駭浪海中掙扎求生，那是很愜意的（并非由於幸災樂禍，而是因為自己能擺脫這個困厄）；自己處於安全地方觀看別人在列成陣勢戰場上互相戕殺，那也是很愜意的；但最愜意的，還是自己居住在基礎穩固的由聖哲學說建築起來的舒適的樓台上，探下頭來觀看別人怎樣在錯誤中討生活，怎樣爭巧鬥智，怎樣鑽營奔走希圖榮華，爵位和財富，日夜忙碌永無休憩時候。你們這些糊塗蟲啊，你們在黑暗當中消磨了你們的生命，你們的剎那生命！自然界無非要求我們能擺脫痛苦恐怖和一切憂愁并在比較舒適的安定之中享受精神樂趣，這不是明明白白擺在我們面前麼？

魯克列斯使用上面的話寫出厄比鳩派底理想：擺脫痛苦和恐懼，擺脫衆人日常的憂慮，在寧靜的快樂中過生活，這便是他們所認為最高的幸福。我們已經知道，他們如何藉他們的神來描寫

他們這個理想了。痛苦和恐懼如果離開了靈魂，那麼靈魂底嚴冬便過去了，快樂底青春便走來佔有整個的靈魂了。

厄比鳩認為快樂是最高的善，是聖哲底最終目的；痛苦則是唯一的絕對的惡，必須躲避的，像在他的認識論裏頭一樣，厄比鳩這裏也是拿知覺當作最高的善底準繩；認為善底準繩須到快樂中間找尋——這個信念是建立在直接經驗上面的：每個生物從初出生還沒有理性時候起，就以快樂為最高的善而趨向之，以痛苦為最高的惡而躲避之；一切生物所做的和所不做的一切事情當中，都表示出這話是千真萬確的。

但是所謂快樂又是甚麼呢？西塞祿用拉丁文 *Voluptas* 字翻譯希臘文 *hedone* 字并認為含有靈魂上愉快和肉體上柔和激動之意，但這樣他并未曾完全達到厄比鳩底本意；厄比鳩却以為真正快樂就是沒有痛苦，就是擺脫了痛苦，就是靈魂底寧靜，就是像他特用的術語所說的『阿達拉克西』(Ataraxie) ①。慾求不能滿足的苦惱被激發了以後，真正意義的快樂即靈魂完全寧靜的快樂不存在而使我們操心憂慮以後，一種積極的快樂才為幸福生活所需要的，并才發生出

來。我們如果未曾爲一種苦惱所煩擾，那就無需要任何積極的（被激動起來的）快樂了。

尼采用他的銳敏的心理感覺正確地呼喊說：『我很得意，我能夠比別人不同地感覺到厄比鳩底性格，並能夠從所聽的和所讀的關於他的故事享受晚期古代底幸福；我看見他的眼睛望着遠遠的白色的海，超過海岸的巖石望着，太陽就照在這巖石上面，同時大的和小的生物就在太陽光中遊戲着，安定地，寧靜地，就像陽光和那對眼睛自身一樣。惟有一個不斷地苦惱的人，方能發現這種幸福，眼睛底幸福；在這對眼睛之前，生命海變成沉靜了；這對眼睛現在能夠永不厭足地觀看這生命海底水面，光怪陸離的柔和的顫動的水面；以前從沒有過這樣謙遜的快樂的。』（尼采

——快樂的科學八一頁）

一切快樂底起源和基礎，厄比鳩認爲是肉體底快樂，感官底快樂。他說：如果把一切感官享樂通通排除了，他就不能想像甚麼是快樂；他的弟子默特羅陀說得更透澈：『一切價值底發端和根源，就是肚腹底快樂；一切智慧和理想都是從這種快樂產生出來。』他這話比那些『理想主義者』（寧可說幻想主義者，因爲他們的理想主義并非建立在實在主義地基上面的）還說得對些。

花果會因爲其發端和根源是在泥土裏面，而減少其美麗和價值麼？

表明感官快樂重要這一事，竟使厄比鳩和他的弟子們得到惡劣的聲名，直至現在『厄比鳩派』一詞還含有這種惡名在內。這是完全不對的。因爲厄比鳩絕不停止於肉體快樂，絕不以肉體快樂本身爲最高的善，像他以前亞里斯底卜（Aristo.）^①所做的；他以爲精神快樂還更高一層，精神快樂底究極便是我們上面所說的『阿達拉克西』。

厄比鳩在給孟諾厄克那封信中說：當我們宣布快樂是最高的善時候，我們不是指荒肆無度的人底快樂而言，也不是指一般感官享樂而言，像某些誣毀我們的人或誤解我們的人所相信的，而是指肉體能擺脫痛苦靈魂能擺脫憂愁而言。并非狂喝亂吃，也不是男女淫慾，也不是山珍海錯，能造成舒適的生活，而須依靠清醒的理性；理性研究我們所做事情和所不做事情的種種原因，并祛除那攪擾我們靈魂的成見。首先是洞察力，其他一切德行都是從洞察力發生出來的。厄比鳩簡直以爲寧可做合理事情來過不幸生活，而不願做不合理事情來過幸福生活。小的幸福也許可以偶然得到的，但最大的和最高的幸福則須由理性本身來獲得，來保持。

所以主要事情并不在肉體上苦樂，而是在靈魂上苦樂。奇侖尼派（Kyrenaiar）^①主張肉體痛苦比靈魂痛苦更難忍受，厄比鳩則以為這話不對。肉體祇捱受現在的痛苦，靈魂則同時捱受現在，過去，未來的痛苦；靈魂享樂對於肉體享樂的關係也是這樣。此外感官快樂，肉體快樂，在這有涯的生命中，是永不得滿足的；惟有理性能夠實行一種自滿自足的生活，不需要無限的生命。

雖然快樂被當作人類一切思慮和活動之最有意義的目的，但厄比鳩派并非盲目地接受那呈在他們面前的各個快樂。一切快樂都是合於自然的，都是善，一切痛苦都是惡，但我們的行為必須建立在合理的估計之上，必須顧到效果如何。在某些情形之下，祇有放棄某種快樂或忍受某種痛苦，才能享受另一種快樂；反之，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祇有忍受某種痛苦或放棄某種快樂，才能避免另一種痛苦。全盤必須都在估計之中：結果快樂成分超過了，我們就可以去做；痛苦成分超過了，我們就應當避免。正確的估計是需要洞察力的，因此厄比鳩把洞察力看得比一切都高些。

根據這個原則，所以厄比鳩特別勸告人知足和節制，勸告人習慣於簡單的生活，勸告人避免浪費的和荒肆的享樂或少行這種享樂，為得健康能夠保持，享樂底刺激能夠永遠新鮮。他寫給他

的學生伊獨門內斯說：你要使皮托克列成爲一個富人，那就不應當增加他的錢財，而必須減少他的慾望。

總而言之，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簡單的；爲能擺脫痛苦，我們并無需許多東西。其餘一切，或者是合於自然，但并非必要，祇有新陳代謝作用而不能祛除苦惱，譬如貴重的食物等；或者既不合自然又非必要，其價值祇是建立在想像之上，譬如在競技場中爭取錦標或爲國家服務希圖建立銅像等。

凡是自然所需要的都容易滿足；反之凡是無意義的東西，則惟有費許多勞力方能得來。

塞尼卡在其給魯西留那封珍貴信札裏說：如果有人要逃遁到厄比鳩那裏去，希圖從那裏找些理由來掩飾他的罪過，那他是會深深地感到失望的。你試走近一點，試讀『花園』上寫好的標語：『客人啊，這裏是舒服的；在這裏，快樂是最高的善！』此時那位和善可親的管園人已經站起來了，他拿去殼的大麥招待你，拿很多的水給你喝，問你：怎麼樣，覺得舒服麼？這個花園是不會激起飢餓的，却能消除飢餓；是不會因喝水使人更加口渴的，却能用一種自然手段消除口渴，這手段是無

需甚麼代價的。在這種享樂之下，我就變成一個老頭子了。

其他哲學家，尤其斯多亞派哲學家，是把德行當作最高目的的；厄比鳩則把德行祇當做一種手段，以達到最高的善，即快樂。西塞祿書中有一個厄比鳩派說：你們的高超的和優美的德行，如果一點不會使人快樂，那一定沒有人認為是可讚賞和有價值的。我們看重醫生底技術，並非為這技術本身，而是因為牠能使人康健；我們讚賞舵工底技術，也並非為這技術本身，而是因為牠對於航行有用。同樣，智慧是為人生藝術之用的，智慧如對於人生沒有影響，那就沒有人需要牠了；人們要求牠，祇因為牠像巧匠一樣能給人們創造快樂，安排快樂。根據我們討論智慧的同樣理由，則節制勇敢，甚至正直，——這所謂古代的『四主德』，^①其可貴也不是在其本身上面。

節制底可貴：因為這個德行使我們所做的和所不做的都服從理性支配，使我們享受快樂時不至於引起痛苦。

勇敢底可貴：因為從事某種勞動，忍受某種痛苦，以至於忍耐，勤敏，謹慎，熱心等，其本身並沒有甚麼吸引力量；人們實行這種德行，祇為的能夠無憂無慮地生活，靈魂和肉體能夠盡可能地免除

麻煩而已。

正直底可貴：因爲一想到不正之事，靈魂就會覺得痛苦；如果做了不正之事，則無論如何保持祕密都不會有永不發覺的把握；一般情形都是：做了不正之事以後，起初就受人猜疑，後來就受人指責和議論，最後就受人控告和裁判。笨拙的人和柔弱的人做不正之事是沒有甚麼利益的；首先他就不容易實現他的計劃，即或得到利益也不容易保持；精神和能力都剛強的人寧願意去做正當事業，因爲如此可以得衆人底好意和敬愛，這對於生命底安寧是更加重要的。

可見能使我們幸福的，並不是德行本身，而是德行發生出來的快樂。厄比鳩如何把二者密切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從他底下這句話知道：沒有明達而正直的生活就沒有舒適的生活，同樣沒有舒適的生活也就沒有明達而正直的生活。但快樂仍然是厄比鳩學說底起點和終點；人類幸福底發端和目的，就是快樂，即是擺脫靈魂和肉體底苦痛。厄比鳩底一切教訓和他定下的人生準則，其目的都在於拿自然認識和自我認識給予人們，作爲一種手段去達到這個最高的善底長久的享有。凡勤勉地尊奉他的學說的人——厄比鳩預許他的學生說——將像遊戲人間的神一樣。

並非每個人都能達到最高的人生智慧；這是需要天分和學習的；但誰獲得了這種智慧，誰就會永遠保持不至墮失的，誰也就得到了幸福。聖哲即使不能擺脫感情，即使傾向於高尚的與感，但他的哲學上安寧是不會因之受騷擾的。他雖然不蔑視享樂，但已能絕對支配並節制其慾望了。他能够跟着厄比鳩祇靠麵包和水過生活而幸福不減於宙士（Zeus）。④他避免那種能妨害其情緒安寧和生活幸福的感情。他認為那為未來底顧慮來消磨了現在，為生命手段來犧牲了生命自身，都是蠢人做的事情。他不貪圖榮譽，他也不理會別人對自已感想怎樣，祇要不被輕視就好了，因為受人輕視會妨害了安定生活的。

他能够泰然忍受侮辱，即或有時因不平之事激起義憤，但也不讓這種感情轉成了劇烈的憤怒，來妨害了情緒底安寧。

他待遇婢僕很和愛，能幹的有用的人即或偶有過失，他也很願意饒恕他們。

惟有他具有堅定不可動搖的信念，惟有他曉得用正當手段做正當事業；惟有聖哲能够知恩

感謝，——默特羅陀說。

他不會因為聽說別人比他更聖哲些而感覺不安。

他不妬忌別人多財，他是看不起財富本身的，但他也不像奇尼克派（Kyniker）^⑤和叫化子那樣過生活。

他願意得到酬勞，但是以智慧去獲得的。

他並不反對拿藝術來點綴生活，他如果有圖畫和雕像，他就懸掛起來，擺設起來，如果沒有時候，他也是滿足的。

他所謂知足，並不在於他少使用東西，而在於他少需要東西。

他懂得隨遇而安地過生活，但也能够自主地轉移自己的命運。

他一點也不顧慮到死後會怎麼樣；他並不怕死，如果面前沒有別路可走，他甚至於自己尋死以擺脫不可忍受的煩惱；但這種情形是不容易發生的，因為他懂得在肉體痛苦底下也能過幸福生活。那是很可哭的，當人們由於自己生活方式造成了對於生命的厭倦，因而想尋死以脫離這個厭倦時候。

我們不能否認，這整個道德論含有強烈的寂靜主義色彩，像格斯特（Kierkegaard）所指明出來的；一種活潑有力而傾向於排除障礙的行爲，是不適應於舒適的靜觀的生命享樂及內心獨立和自由底安靜生活的。至於說厄比鳩派底道德論是爲我主義，那我就懷疑，甚至於反對這個說法。我所謂爲我主義，是指思想和行爲某種傾向而言，即指從身體智識和道德各方面澈底發展自己個性這種傾向而言；而這種發展，惟有在同外界即同自然界和社會發生極活潑關係底下方能達到；這種關係雖然時時要壞破靈魂安寧和內心和諧，但他方面又能夠時時激發個人精力，把那種安寧和和諧重從恢復起來。

哥德就可以作爲這種爲我主義道德論之明顯的代表人。

厄比鳩派給自己提出一個不能實現的使命，即使人能自由自主並在其能思想的自我意識底無限性中絕對不受一切外物所支配。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無論從生物學方面或社會學方面考察人類生活，都可證明出來；因爲像近時一位社會學家 \odot 所說的人之所以爲人，並非由於其個人底力量和才能，而是由於一切人底共同勞動；凡離開這個共同勞動的人，都容易變成人類中

一個畸形分子。在這個意義底下，哥德雖然主張人之最高幸福應在個性中尋，但到他蓋棺論定時候，他仍然可稱爲一個『集體人』像 Goethe 這個名字所表示的。在範圍狹小的花園內來發展個性，這並不算困難事情；但我覺得，在不斷同外界鬥爭當中來發展個性，那才是人更應當負起的任務。

言歸正傳罷：厄比鳩也是不願意完全同別人隔絕的；基於個人自由選擇的人的結合，可以使個人底生命感情更加豐富更加提高，這厄比鳩也以為是很有價值的；這種結合比那種非由選擇而純粹因爲出生偶然加入的結合，要高得多。『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厄比鳩學派非常尊重友誼。同思想感情相同的人交結朋友，自己的情調在朋友底活的情調裏面得到活的共鳴，自己的快樂感覺底共鳴盤在思想，感情和美術相互交換中更加擴大起來，——這，我們根據厄比鳩派哲學精神可以認爲是友誼底本有目的。』厄比鳩如何重視友誼底價值，我們可以從他許多遺言中看得出來：智慧所用以增進整個人生幸福的事物，最重要的就是友誼。在他看來，同誰吃飯同誰喝酒問題，是比吃甚麼、喝甚麼問題，重要得多；因爲沒有朋友，生命祇是喂養獅子和豺狼的食料而已。人們固

然不能認爲從友誼生出來的麻煩和困難是有價值的，但爲獲得友誼及保持友誼起見必須相當地犧牲。必要時爲朋友捱受極大痛苦甚至於死，這在做朋友的人是不會躊躇的。從友誼發生出來的，不僅是互助（互助是人與人間當然應有的事情），而且要互相督促互相鼓勵；這話，厄比鳩派不僅口說，而且身體力行：朋友對於朋友是『向最高的善去的方向矢和渴慕心。』

除了友誼上交換思想和友誼上互相攻錯以外，他方面人間關係，卽算是思想上的關係罷，厄比鳩認爲也是有很高價值的：我們必須——他勸告人說——找尋一個可以景仰的人做模範，眼睛永遠不要離開他，我們生活時候好像他在旁監察着，我們也永遠祇做那卽使他看見也不慚愧的事情。

厄比鳩派就沒有這樣重視結婚和家庭。聖哲最好是避免結婚和養育小孩，因爲那是要給他很多麻煩的，——他們勸告說。魯克列斯有聲有色地說明愛情底惡影響和惡效果。愛情不僅破壞情緒安寧，不僅消磨一切力量；你還被強迫去在別人眼色底下討生活。此時財產耗費了，人們要求擔保人；義務荒廢了，聲名和榮譽也受了拖累。於是香油發出香氣了，西松式鞋子

(Steyonische)

(Schulz) 鮮艷地穿在腳上了，綠玉在金圈內發出光輝了。祖宗勤苦積蓄下來的財產，變成了首飾，巾帽，阿里登紗布 (Alidensische Flor)，希奧 (Chios) 出產的薄綢，以及發出海藍色光輝的衣服。棹上美酒嘉肴，排場十分闊綽，賭具，酒杯，香油，花冠，彩條輪流着愉悅你的感官。但這些都是白費了的！因爲你從快樂源泉本身就獲得更苦惱的感覺，在花彩底下就使你害怕，你的心理到日子這樣空過時候也許會暴跳起來，你的眼睛多看別人幾眼就要引起嫉妬，你又會想到別人正在嘲笑你。得意的愛情已經可以給你這許多苦惱了，在不合意的愛情底下你所受的苦惱更要數算不清。所以你應當小心不要墜入情網；因爲當初避開情絲纏纏還容易些，到了墜入情網才想斬斷堅韌的絲繩脫身出來，那就困難得多了。

我們近代的人，容易明白：魯克列斯這裏所描寫的祇是對於愛情的一幅漫畫——這是不用着我來詳細解說的；司徒克爾 (Helene Stöcker) 在他那篇有條有理的論愛情與女人論文中可以代表我們對於這個『人生之花』問題的見解。哥德，近代世界觀和人生觀底先知者，在他那篇四季歌中也用美麗的二行詩說出恰合我們見解的話：

你知道愛情不得滿足是怎樣毒害的麼？

那時骨髓乾枯了又還原，全身焦灼了又清涼。

你知道愛情終於滿足有甚麼效果的麼？

牠使兩個精神得到解放，兩個肉體和合成雙。

真正的愛情一定是永矢不貳始終如一。

對牠，不管是全盤允准，不管是一切拒絕。

如果說並非每個人都要在法律和傳統造成的形式底下結婚，那我們是可以同意於厄比鳩的（像同意於基督教一樣）一般人可以做甚至必須做的事情，並非某個人都可以做都必須做的。反之某個人可以做的事情也並非一般人都可以做。這某個人是人類中一個較高的分子，是他人的領導者，他人的模範。各人在文化價值方面並不是相等的，正如他們的權利義務互不相同一樣。像家庭生活有許多麻煩和累贅一樣，厄比鳩認為政治活動也是同哲學家安靜生活不能相容的。據他的意見，參預國事一定要減弱智慧和幸福，即減弱人底本分的。惟有那種性情不安定的

人，不能忍受清靜無爲的私家生活，才願意在政界中混混；『但如果是別人強迫你在人羣中間生活時，那你尤其要抽身回來！』祇在無可奈何的特殊情形之下，聖哲才去同政治辦交涉；這無可奈何情形，據厄比鳩說，就是他的寧靜和安全成了問題時候。個人底安全，個人生活底保障，就是國家底唯一任務；厄比鳩也認爲：國家祇是由於個人底安全需要，經過雙方契約，約定互不侵犯，才產生出來。一切法定義務和一切法定保障，都是建立在那由雙方利益合理打算而締結起來的契約上面的。這種契約既是祇能由那些比別人更富於洞察力的人發起並由他們締結，而他們又自然像每個明白事理的人一樣——不會忘記了自己利益，那麼我們也就可以說：法律是某些聖哲爲某些聖哲利益而造下的，並非爲使他們不做違法事情，而是爲使他們不受違法事情所損害。

法律不是自然界造成的，而是由雙方契約所定條款產生出來的。如果大家都明曉並尊重一切有利於人的事情，那麼法律就可以廢棄不用了。動物相互間及人類和動物間，是不能締結契約的，是沒有甚麼各法或違法可言的；那些不能或不願締結互不侵犯契約的民族中間，或我們和他們中間，也是這樣。所以合法和違法本身並沒有甚麼意義，非法行爲本身也不是甚麼惡事。非法行

爲所以不好及我們所以不願意犯法，祇是因爲我們害怕非法行爲被人發現，害怕受人懲罰；而這種害怕在厄比鳩派看來已經是很厲害的懲罰了，因爲剝奪了他們的最高的善，即靈魂底安寧。

不適合於社會關係的東西如果被定爲法律，那並不能算做法律，並沒有拘束力量。同樣，形勢改變了，新關係發生了，凡在其他形勢其他關係底下良好的即有用的法律，也能够喪失其合法性質和拘束力量。換一句話說：法律是相對的東西，其價值和根據並不在本身，而在對人類苦樂的關係如何。法律是應當由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來測度的；每個新生的輩代都有權利去檢查前代的法律，或者接受或者拒絕。新生的輩代絕不是朝生暮死無足重輕的，常常反是具有更進步的洞察力的一个輩代。①我們的最好朋友當中有一個人拿底下的話表明新輩代的人底權利說：『人子是安息日底主。』②

這便是厄比鳩底樂生哲學。這個哲學是從感官出發的。感官把世界底華美莊嚴顯示給厄比鳩派，我們不害怕宗教設想的地獄而去享受這華美莊嚴，他們也不希望宗教設想的天堂而去儘量享受這華美莊嚴。但是以聖哲底洞察力去享受的完全留在感性裏頭，用完全的眼睛，完全的耳

朵，完全的感情，儘量去享受顏色，形式，音響，諧聲以及肉體快樂，當生命喜歡生命時候；但同時還能夠提高感情至於精神境界並享受同等的快樂在精神裏面；在思想，認識和創作底愉快裏面，在同意向相同的男女朋友交換感情和思想裏面；到了後來又歡歡喜喜地離開了生命就像享受生命一樣；總而言之，在一切之中都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的立法者——這便是厄比鳩派⑤。

(一) 或譯『無感』或譯『不動心』希臘文本係『不受煩擾』之意，亦即是精神安寧，情緒堅定之意；在厄比鳩以前，德謨克里特已經提出『阿達拉克西』為幸福底先決條件。(譯註)

(二) 亞里斯底卜是蘇格拉底同時代人，生於奇侖尼，曾聽蘇格拉底講學，後來自創一個學派，叫做奇侖尼派，又稱為快樂派。(譯註)

(三) 柏拉圖以為一切德行尋根究柢都是從四種德行派生出來的，這四種便是：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譯註)

(四) 希臘神話中最高之神。(譯註)

(五) 奇尼克學派，或譯犬儒學派，是安底斯典 (Antisthenes) 所創立的。安底斯典也是蘇格拉底同時代人，生於雅奧，亦曾聽蘇格拉底講學，後來自己在奇諾沙格學院 (Gymnasium Kynosarges) 講學。他教人摒除一切

需要，儘量自滿自足；他輕視一切文化和禮教，否認傳統的宗教和傳統的國家，其極至於不顧及一般人所謂羞恥之事，唯求心之所安。所以後來『犬儒主義』成了罵人的話。（譯註）

（六）彌勒里爾（Miller Lyer）底文化底語形相，一九〇八年出版。（原註）

（七）關於厄比鳩底道德論一般問題，還可參看法國居友（Guyau）底厄比鳩底道德論一部名著，一八七八年巴黎出版。（原註）

（八）這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穌，這話出在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八節。（譯註）

（九）本書著者亨里希·斯米德（Heinrich Schimidt）是德國耶那大學教授。他自稱為一元論者。在他所著的哲學辭典中解釋一元論說：『現在的一元論，認為存在底本體是物質，存在底形式是自然界；心理現象也是屬於這個存在之中，也是物質底作用，不過不是物理學的作用罷了。』本書便是拿一元論觀點來解釋厄比鳩底學說，其中有幾個地方，譯者加了一點註釋，都是關於歷史文獻方面的，而且大部分是參考著者所著的那本哲學辭典。（譯註）

厄比鳩嘉言選錄

在隱遁中生活罷！

※

獲得靈魂安寧的人，是不會攪擾自己，也不會攪擾他人的。

※

靈魂安寧底皇冕，比帝王底皇冕價值更高得多了。

※

寧可歡歡喜喜躺在椅薦上，不願愁眉苦臉坐在金交椅中享用山珍海錯。

※

知足之最美麗的果實，便是獨立不倚。

※

慾望發生時候，人們應當自問：這慾望實現了便怎麼樣，這慾望沒有實現了又怎麼樣。

※

不知足的人，甚麼也不會滿足。

※

在不幸之中可以這樣安慰：即想起喪失的人或物過去所給我們的快樂，並認識發生的事情是必然要發生的。

※

凡不想想過去所得到好處的人，在其心中就是一個老頭子。

※

一個狹小的靈魂，遇着幸福就要驕傲，遇着不幸就要頹喪。

※

貧而能樂，是高貴的事情。

※

人們有了麪包和水，便可以同宙士賭賽，看誰幸福些。

※

在聖哲看來，『偶然』底作用是很不重要的；聖哲用自己的理智處理自己的生活。

※

人們還在中途時候，必須設法使未來一日比過去一日過得更好些；但已經達到目的地時候，這日底快樂就可以同那日底快樂相等了。

※

在生活中，你切不可做出那如果別人發現會使自己慚愧的事情！

※

擇定一個可以景仰的人做你的模範，眼睛永遠不要離開他，爲的是你差不多永遠在他面前

過生活，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也彷彿是在他眼前做的。

※

能促進幸福生活的一切事情當中，再沒有一件事情比友誼更重要了。

※

人們向朋友表示同情，並不在於互相訴苦，而是在於互相照應，互相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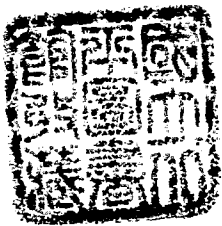
※

諸神若能聽見人類禱告，那一切的人都要倒霉了：因為大家都是不斷地我咒詛你，你咒詛我。

※

你要常常想到死是同我們一點沒有關係的：因為一切好的和壞的都從感覺發生出來，而死正是感覺底消滅。所以死與我們無關這個正確的認識，才能够使我們去完全享受這個可滅的生命，因為這個認識告訴我們生命不能無限延長，因此把不朽底希望打破了：真能想到沒有生命就沒有甚麼可怕事情的人，在生命中就不會有甚麼可怕的事情。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七日 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平

百叢書科 厄比鳩底樂生哲學 一冊

(27245)

Epikurus Philosophie der Lebensfreude

每冊定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Von Heinrich Schmidt

原著者

鄭君哲

譯述者

王雲五

主編人兼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大

#10

428292

10

428292

